

法國文學叢談

曾仲鳴著

# 本書著者的其他譯著

## (A) 法文類

- (一) 法文文法 Grammaire Française
- (二) 試編中國詩史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
- (三) 中國無名氏詩選集 Anciens poèmes chinois d'auteurs inconnus
- (四) 和平的中國 La Chine pacifique

(五) 一滴水 *Une Goutte d'eau*

(六) 唐人絕句百首 *Cent Quatrains des T'hang*

(B) 中文類

(一) 堪克賓 (佛朗西著) (創造社出版)

(二) 法國的浪漫主義 (開明書店出版)

(三) 法國短篇小說集 (嚶嚶書屋出版)

(四) 法國的歌謠 (嚶嚶書屋出版)

(五) 美爾博劇選 (印刷中)

(六) 法國的婦女文學 (印刷中)

法國文學叢談

曾仲鳴著



3 0605 649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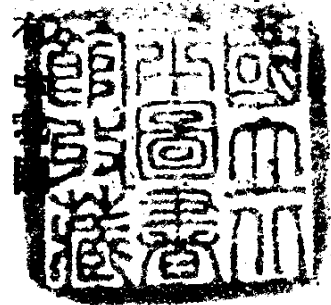
876.07  
982  
-----  
2

## 目 錄

|                               |    |
|-------------------------------|----|
| 法蘭西近代之小說家·····                | 一  |
| 巴斯嘉與洛朗 (Pascal et Renan)····· | 二三 |
| 洛朗百年紀念·····                   | 三〇 |
| 法國詩人杭沙·····                   | 四九 |
| 法朗士·····                      | 六一 |
| 梅德林的十二曲·····                  | 七〇 |
| 回想·····                       | 八八 |
|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               | 九六 |

# 法蘭西近代之小說家

法蘭西自十九世紀以來，小說家輩出。其文學批評者常有



文豪多爲著名小說家……之言。於此亦可見其小說在文學界之價值。而其能改鑄社會之思潮者，尤推近七八十年間之小說家。故余今取其最著名者，先述其生平及著作，此後課餘，再就各家之小說，選譯數篇，以介紹於國人。

然未述各小說家之生平及著作以前，不能不先言法國文學之變遷。

十九世紀之初，多數文學家，以古典主義（Classicisme），只知摹擬希臘及羅馬之古典文體，而其取材，又只限於希臘及羅馬之人物，

未免過狹；乃提倡浪漫主義 (Romantisme)。其文學之人物，皆爲中古的，皆爲文藝復興時代的；其人物之語言，習慣，衣服等，皆度其人物所在之時代之所應有者，始行寫入；至於文學之體裁，則以幽雅美麗爲尙。當時新舊兩派，常相衝突；時或因辯論而竟至用武。

降至十九世紀中葉，科學日益進步，一切事物胥受其影響；而文學之趨勢，亦爲之一變。文學家及歷史學家譚納 (Taine) 著藝術之哲理一書，盛倡科學與藝術 (藝術二字，廣義用之，係包文學美術等而言) 融通之說。而千八百五十二年，詩家李斯敦 (Lisste) 於古詩序中，亦極端贊同此意。是時自由平等之說復大興；舊思想，舊道德，舊制度，均受新潮流而破壞屏棄。故文學界漸覺浪漫主義之不足以傳人生及自然界之真美；乃提倡文學須憑真實的，須憑天然的描寫，是謂實寫主義 (Realisme)。更進而爲自然主義 (Naturalisme)。近二十年間，

文學界雖不專宗一派，然無論如何，總受自然主義之感化。雖間有少數文學家嘗創理想主義(Idealisme)，及反對自然主義(Antinaturalisme)，然其勢力微薄，與真切而又淋漓痛快的自然主義相關，終於敗北而已。故此數十年中，法蘭西之文學，可直稱之為自然主義最得勝利之時代。

自然主義的小說之先鋒為佛老白；其主魁則為朱拉；而與古爾兄弟，陶德，莫巴山，方伯爾等，皆為此主義之健將。今請相繼述其生平及著作。

又有法蘭西氏，雖若另成一家，然其著作，甚近自然主義；故以之附於八大家之末，而并述焉。

居斯達佛老白 (Gustave Flaubert) 以千八百二十一年，生於胡因



(Rosen) 城。父爲著名醫學家，故彼幼時，思繼父業，亦學醫。既而改治文學。著小說，初頗傾向於浪漫主義，後則極倡實寫主義。其言曰，『余之於小說也，惟盡力以求其「真」。對於瑣事細物，皆視之爲重要，而記之如大事。』彼又以既盡力寫人生之真相，以待讀者之自覺悟；故極端反對以著者之意見，參入於小說中，致讀者無自由評判之餘地，而失實寫主義之本意。其言曰，『小說家無論何地何時，絕不能以個人之意見，妄加於小說中。』

彼於人世，所最喜者爲文學。其著小說也，極爲精細。往往以八小時之沈思，僅成一行；或經數日之刪改乃成一頁。其所最恨者爲『紳士社會』之濁穢，及其虛僞；故於小說中，尤直書之而無所諱。因之甚受俗子庸夫之忌。

佛老白所著之小說，有

Madame Bovary (1857),

Salammbô (1869),

E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1874),

Trois Contes (1877), 等。中以 Madame Bovary 及 Education Sentimentale

二書，尤能將當日法國及巴黎之社會情形，盡量描寫，無稍遺漏，直如一幅美畫。

彼以千八百八十年卒。卒後遺稿 *Bouvard et Pécuchet* 及 *Par les Champs et par les Grèves* 二書，亦相繼出版。

其姪女更集其書札，得千餘通，公之於世。其中以與喬治桑 (George Sand, 真名爲 *Aurore Dupin*, 生於千八百零四年，卒於千八百七十六年，係法之女小說家，倡理想主義最力) 關於文學之詰難者，爲最精彩。

倡自然主義最力，雖受外界種種嘲罵，而終不稍動，且因之而益勇進無前者，爲愛民朱拉（Emile Zola）。其父爲意大利人；而彼則生長於巴黎（生於千八百四十年）。初爲短篇小說，前後十餘年，有 *Contes à Ninon* 及 *Nouveaux Contes à Ninon* 等之刊行。中以小鄉村（*Le Petit Village*）之寫戰爭慘禍；失業（*Chômage*）此篇余曾譯登旅歐雜誌，題爲吾輩胡以常饑耶，現入法國短篇小說集）之寫工人苦況；伯爵夫人（*La Marquise*）之寫貴族驕奢等篇，爲尤佳。

彼於千八百六十五年著長篇小說 *Fession de Claude* 一書，中述世人心理，甚爲細微。其後又以 *Thérèse Raquin* 及 *Madame Ferrat* 公於世。既而著 *Mes haines* 及 *Mon Salon* 等爲批評藝術之書。

自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後，朱拉專心著作。彼以爲研究科學，所注

重者，爲觀察 (Observation) 及實驗 (Expérimentation)；而在文學中之自然主義，亦未嘗不如此。自是以後，著

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

La Curée (1874),

Le Ventre de Paris (1874),

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1875),

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1875),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

L'Assommoir (1877),

Une page d'amour (1879),

Nana (1880),

Pot Boille (1882),

1

-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La Joie de vivre (1884),**  
**Germinal (1885),**  
**L'Œuvre (1886),**  
**La Terre (1888),**  
**Le Rêve (1888),**  
**La Rêve humaine (1890),**  
**L'Argent (1891),**  
**La Débauche (1892),**  
**Le Docteur Pascal (1893),**  
**Lourdes (1894),**  
**Rome (1896),**

Paris (1898),

Fécondité (1899),

Travail (1894),

Verité (1902), 等。諸書皆直陳家庭社會之真態。遂與浪漫主義爲敵，日以文字相駁難，卒不稍挫。彼常言曰，『浪漫主義之文學，每每與人以僞教育。吾已受其毒，知其爲禍；故非僅恨之，而并反對之……。』

世人對於朱拉或罵之爲不道德者，或稱之爲厭世派。實則近世之家庭如此腐敗，社會如此醜態，又何必曲爲之諱。彼造此腐敗之家庭與醜態之社會者，不知自悟，而反求人之褒譽稱美，真爲可恨，抑亦可笑也。

至於朱拉將社會及家庭之醜相，盡力描寫，驟視之，似乎消極

的，亦似乎厭世的；然彼之見此現象，實心憫之；故誠實陳述，以期能提醒世人，以促社會及家庭之改造。孰知世人之不稍悟乎？

千八百九十八年，朱拉以某事法庭讞判不公，乃著 *J'accuse* 一書，中多譏刺時政，觸當局之忌，被罰禁錮一年。遂避禍至英，至翌年始返法。嗚呼！以民主國言論自由之時代，文人尚以小說獲罪；視魯易十六之下荻倍越，服爾德輩於巴述直獄者有間乎？

朱拉於千九百〇二年卒於巴黎。彼於小說外，尚有 *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 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 Documents littéraires* 等書，皆述自然主義之學理，而并以傳播此主義於文學界也。

巖古爾兄弟 (*Frères de Goncourt*)，兄名意得門 (*Edmond*)，千八百二十二年生於南西 (*Nancy*)；弟名竹侶 (*Jules*)，千八百三十年生於巴

黎。幼孤，兄弟相依，共治文學，而復共同著作，故相愛甚篤。

其著作專重篤實。嘗言曰，『吾輩但能以所見者記之，已足矣。…』兄弟二人，皆極反對文學家之輕視『下等社會』（Les Basses Classes），而不欲述此輩之傷心悲痛事。故彼等所著之小說，於此尤爲注意。

彼等初研究美術及社會學，故於千八百五十四年有 L'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千八百五十九年有 L' Art du XVIII<sup>e</sup> Siècle，千八百六十二年有 La Femm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等之刊行。

其爲小說，則始於千八百五十一年之 *Émile*……一書。此書刊印畢，卽爲政府所禁止發賣。自是以降，彼等著有

Charles Demailly (1860),

Soeur Philomène (1861),

Renée Maupérin (1864),



Germine Lacerieux (1865),

Mannette Salomin (1867),

Madame Gervaisais (1869) 等。

彼等於此數書，特闢新境，而其描寫，又屬於真。故當代之人羣起而攻擊之。然彼等終身雖經無數之艱難困苦，而反甚樂，絕不因之稍改其操。吾人讀彼等 *Germine Lacerieux* 序文之末段，『此書出版後，任受若何譏評，毫不介意，』數語可知矣。蓋彼等所堪自慰者，則以彼等思寫『人生真相』之志願卒能達到也。

惟竹侶以多年劬勞，病卒於千八百七十年。意得門悲甚，於千八百七十八年獨著 *La fille Elisa*，後更著有 *Les Frères Zengano* (1879), *La Faustin* (1882), *Chérie* (1885), 等書。彼於千八百九十六年卒於巴黎。

自千八百七十年之後，世人對於龔古爾兄弟之小說，始稍知推重；

而意得門之文名因之漸著。乃集同志於一高樓之小室中，談論文學；嗣漸擴充而成龔古爾學院(Académie des Goncourt)。院員共十人。彼卒後，此院仍存在。院中多當代名家，故在文學界，為一有價值之評論機關。

亞呂方斯陶德(Alphonse Daudet)以千八百四十年生於尼蒙(Nîmes)。家貧，幼時入學，每受師友之欺侮。然彼益勤讀不倦。既卒業，即任中學學監職。千八百五十七年赴巴黎。其翌年刊行 *Amoureuses* 一冊，詩集也。其後著短篇小說，相繼登於新聞紙。至千八百六十六年集為單行本，名曰

*Les lettres de mon moulin*。千八百七十三年又集一冊，名曰

*Contes der Lundi*。

前列二書中，以左列等篇為尤佳：

La chèvre de M. Séguin,

Les étoiles,

La Mule de pape,

Les vieux,

La dernière classe,

La partie de billard,

L'enfant espion,

Les Mères,

Le Siège de Berlin,

Le Bac.

陶德之短篇小說，皆爲實寫，而非虛構者比。其長篇小說有左列  
等篇：

Le petit chose (1868),  
Tartarin de Tarascon (1872),  
Fornont jeune et Rosler aîné (1874),  
Jack (1876),  
Les rois en exil (1879),  
Numa Roumestan (1881),  
L'Erangeliste (1883),  
Sapho (1884),  
Tartarin Sur les Alpes (1885),  
L'Immortel (1888),  
Part-Tarascon (1898),  
Souvenirs d'un homme de lettres (1888).

陶德之藝術及思想，曾受襲古爾兄弟之感化。故其對於『真』也，如臨高而望之，惟盡力收集於其小說中，使無纖微之遺漏。彼嘗言曰，『文學應憑「天然」描寫！吾舍此外，更無他法可以工作。』故其小說中之人物之行動，語言，態度，等，皆惟真惟肖。此則浪漫主義的小說所不能達到也。（彼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

期莫巴山 (Guy de Maupassant) 以千八百五十年生於美後麥尼 (Miramelles)，父事佛老白。幼時受業於依胡多 (Yvetot) 中學及胡因中學。後供職於教育部者十年。生平極端反對舊道德。凡有所記述，皆察人性之自然，不稍加以揉造，亦不稍加以潤飾，務使存其『真』。其著作亦多不受文學中之體裁規律等所限制。彼身歷普法戰爭；其小說雖間述普人如何殘暴，法人如何受苦；然其意總以戰爭為慘事，一切罪惡

皆由之而生：是則與一般帶有帝國主義的愛國家，又不同其見解。

莫巴山以千八百九十三年病歿於巴黎，年僅四十三歲；如此奇才，不獲盡量發展，亦文學界之大不幸也！

其長篇小說，有左列各篇：

*Une Vie* (1883),

*Bel Ami* (1883),

*Mont-Oriol* (1886),

*Pierre et Jean* (1888),

*Fort Commetnost la mart* (1889),

*Notre Cœur* (1890),

然彼尤長於短篇小說，共著有萬數十篇。其尤佳者爲左列各篇：

*Les Retour,*

*Les Folle,*

|                  |                   |
|------------------|-------------------|
| Melle. Fif,      | En Mer,           |
| La Rempailleuse, | Mon oncle Jules,  |
| En Voyage,       | La Mer a Sauvage, |
| Le Vieux,        | A Cheval,         |
| Deux Amis,       | Le Voloux,        |
| Les Prisonniers, | Le Loup,          |
| La ficelle,      | Madame Baptiste.  |

佛直郎方伯爾 (Ferdinand Fabre) 生於千八百二十七年，卒於千八百九十八年。幼時受業於蒙白里耶之耶教修道院；後因自覺宗教的教育之誤謬，退出，而就學於巴黎。千八百五十三年刊行詩集一冊，名曰 *Feuilles de lierre*。千八百六十二年乃著小說 *Courtois* 一書，即大

受名家之贊許。千八百八十三年，任馬查與藏書院院長。其後相繼出小說二十餘種。其小說之著名者如左：

- |                                  |                             |
|----------------------------------|-----------------------------|
| Julien Savignac (1863),          | Melle. de Malaville (1865), |
| Le Chevrier (1868),              | L'abbé Tigrane (1873)       |
| Le Marquis de Pierrerrur (1874), | Barnabé (1875),             |
| La Petite Mère (1877),           | Mon Oncle Célestin (1881),  |
| Lucifer (1884),                  | Le Roi Ramire (1884),       |
| Monsieur Jean (1886),            | Taussaint Galabru (1887),   |
| Narine (1889),                   | Abbé Boitelet (1890),       |
| Gerny (1891),                    | Sybriane (1892),            |
| Mon ami Gaffrot (1893),          | Traillevant (1895).         |

彼之小說皆誠心紀述，而甚逼真，故甚動人。文學家陸孟(丁)



Lemaître) 評之曰，『方伯爾乃一描寫教士及農民之良畫家。其文於精嚴沈摯之中，又含有和藹之意味。真不愧為近代之名家也。』

亞那多法蘭西 (Anatole France) 真名為亞那多法藍子狄博 (Anatole François Thibault)。幼受母教；稍長，專攻文學。千八百八十一年著 *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de*，即得名家之推許。千八百八十五年，著 *Le livre de mon Ami* 自述幼時事也。其後有 *Thais* (1890), *La Rotisserie de la reine Pedauque* (1893), *Le lys rouge* (1894) 等。此外於千八百九十一年及千九百〇一年間，有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La Vie littéraire* 等之著作。其短篇小說，以左之二篇為最動人：

*Crainquebille,*

*Vol domestique.*

法蘭西於千八百九十六年，被選爲法蘭西文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院員，其文多平正清潔而含詩意。近十數年來，對於現政府之專制，工界之受壓，皆爲之不平；時著文以倡社會主義。世人因之頗不滿意，甚或唾罵之。然凡此種種，非特不能稍減彼之價值，且使彼更勇進無前。此真所謂老而益壯也。

舍以上各小說家外，尙有陸知 (P. Loti) 芭潛 (R. Bazin) 馬克  
 稀德 (Magueritte) 美爾博 (O. Mirbeau) 李中白爾齊 (A. Lichtenberger)，  
 亦皆近代名家；或善於寫鄉村之景况；或善於寫兒童之心理；或近於  
 襲古爾；或近於朱拉。然以其著作，在小說界，較不重要，故略而不  
 述。

此篇意在將法蘭西近代小說家之生平及著作，稍爲國人一述。惟

限於篇幅，其疏漏之處，自復不少；望讀者諒之。

波爾多，六，八，十五。

# 巴斯嘉與洛朗

(Pascal et Renan)

今年是法國哲學家巴斯嘉的三百年生日紀念，也是歷史學家洛朗的百年生日紀念。這兩個學者雖然隔了兩百年，但是他們的紀念，都在今年舉行，已算湊巧；我們細讀他們的著作，再考他們的生平，更叫我們駭異。因為他們的境遇，學說，又有種種相同的。我現在這篇把此點稍稍陳述，比較。然後再著洛朗百年紀念，和巴斯嘉三百年紀念兩文，將兩位大思想家的學說，略略介紹給國人知道，也藉以表示我們對於他們『景仰』和『頌揚』的敬意。

## 一 少年時代的身世

巴斯嘉與洛朗都是生在平民的家裏。巴斯嘉的父親要巴斯嘉先學文學和歷史，但巴斯嘉酷愛科學，背着家人，自己研究幾何學；年十七歲的時候，就發明『算術機』。洛朗幼時，入僧院讀書，他的親族希望他成一個宗教家；但他也嗜好科學，二十五歲時，著一本書，叫做『科學的將來』；著完存起來，直到千八百九十年纔出版。

巴斯嘉有一胞姊，信仰宗教，捨身為尼。巴斯嘉對於宗教的思想，總有許多地方，受他的姊的影響。洛朗幼時，是由他的大姊看護，教導；他的大姊去過德國，對於德國的哲學，很有研究；對於德國科學的發達，又極為贊美。洛朗的思想傾向科學，也是受了他的大姊的影響。

## 二 對於科學的思想

巴斯嘉與洛朗都有愛科學的精神，巴斯嘉說道：『虛幻的科學不能存在。』洛朗也說過：『人生必要的，就是真科學。』他們都以爲科學是求『真』的路徑，科學是萬能的。巴斯嘉道：『科學若不是真的，那麼，人類中什麼東西都不是真的。』洛朗道：『吾一生只知有科學。』他們又都以爲宇宙是不可思議的，科學是不滅的；巴斯嘉道：『現今吾人可以目見的萬物，不過是宇宙中的纖塵罷了。』洛朗道：『科學的壽命，一定長過人類；恐怕人類滅亡的末日，正是科學萌芽的時候。』

他們一面以爲宇宙偉大到了不得，生物居在裏面，所占得的空間，極爲微小；所經過的時間，又極爲暫忽；一面又以爲宇宙的力

量，終不及人類的利害。巴斯嘉說：『人是一根孤蒲，在世界上是頂微弱的，但他是有思想的孤蒲。……宇宙若要孤蒲滅亡，即刻可以壓死他：一點氣，一滴水，都足以殺他。惟人越受宇宙所欺，越變貴重。因爲人雖然死去，人自己知道死狀；至於宇宙是無知覺的，他把人殺死，自己還不曉得。』巴斯嘉這種的意見，與以上所述的，自相矛盾。那知道洛朗也患了此病，他也說過：『吾人不過生物的一部分，但生物存在，吾人永遠存在。』

### 三 對於道德的觀念

他們以爲善惡無標準的，何者是善，何者是惡，無人能下一判斷。他們又以爲道德不是由強迫可以做成的，種種行爲，要任自然。巴斯嘉道：『人民的意見，是最天真的。譬如：（一）他們想打獵，

不好詩文。(二)他們每憑人的外觀，來判定人格。這都不能怪他們，這是人人常有的觀念，有什麼奇異。』洛朗也說：『吾年幼的時候，絕無邪惡的行爲；但我有我的事業，就良心上講，我不能迫人人都和我一樣。』

吾人到了困苦的時節，遭了艱難的境遇，往往頹喪，勇氣就漸漸的微了；甚至以爲吾人在宇宙裏，和泡影一般，遲早總要消滅；一有悲痛，就想早早的脫離苦惱的世界。這兩位學者怕人類抱消極的觀念，都有許多理想的名言。巴斯嘉以爲『人類比宇宙有知覺，已是戰勝宇宙。』洛朗亦說道：『吾只相信願望，願望不欺人；人有此願望，事事可成。』這都是勉勵吾人的前進，安慰吾人的愁心。

巴斯嘉對於宗教，抱了無限的懷疑；積多年的心得，想著一本書，述宗教的歷史，沒有完全脫稿，就去世。後人彙集殘編出版，叫



做『雜感』。過了二百餘年，洛朗竟能繼續他未竟的志，著了許多冊的耶教起源史。這種的思想，又是相同的。

#### 四 對於文學的意見

他們都有酷愛科學的精神，所以他們對於瑣碎的粉飾的文學，均不贊許。巴斯嘉以爲文學的上乘，在乎『自然』和『真』。他說道：『文以簡潔明白爲主。紀小事，不可變成大事。述大事，不可變成小事。文彩固然必要豔美，但萬不可失『真』。勿太張皇，勿太晦昧；能說到剛剛恰好，纔是妙文。』洛朗亦以爲要是好文章，真與美，缺一不可。他也說道：『歷史家的才能，先求所紀的事實逼真。』洛朗反對狹窄觀念的文學，他以爲文學家與批評家，均不可爲主義所拘束。巴斯嘉在數百年前，亦有這種相同的意見。他說道：『真是能文

的人，必不管文的規律。」

里昂，十二，二，二十六。

# 洛朗百年紀念

## 略傳

(一)少年時代。法國西北方，有一大省，名爲不列顛(Bretagne)，是十五世紀末，纔隸入法國的版圖；所以那地方的風俗言語，與內部有許多不同的；人民的性質職業，也頗特別。在這省的德奇爾村(Déjequier)，村中的一平民家中，前一百年今日，生一大歷史學家。他的思想，在法國學術史上，很有影響；他的著作，在法國文學史上，也很有價值。他去世之後，愛慕他的，讀了他的遺書，益增景仰的心。反對他的，知道了他的真才能，也漸漸的佩服起來。今日在巴黎及各

名城，都開紀念會，表示他們追想這學者的熱誠。此人是誰？就是藺黎斯洛朗 (Ernest Renan)。

洛朗的父親在商船上辦事，千八百二十八年遇險死了，剩下債務，應由妻子負擔。洛朗的長兄名亞蘭 (Alain)，時年十九歲；太姊名恩希黑 (Henriette)，年十七歲；他自己纔有五歲。數年後，亞蘭入某商店作工，恩希黑也去巴黎，任小學教授職。洛朗就進一小僧院讀書，他很勤學，但性不敏捷，不好與人來往。當時教授給他的『考語』單，他的家人還保存至今，多是『勤劬』，『忍耐』，『溫柔』諸語。他在學中，不樂爲粗劣的舉動，不加入危險的遊戲，同學給他一個『小姐』的綽號。他也不和他們爭辯，天寒風烈時，只伏在室中看書。到了春季，羣花吐蕾，鳥聲唧唧，他常倚窗前閒眺。時至夏候，草木繁長，樹陰布地，他倚着古樹，微閉兩目，靜靜的在那裏發

夢。

德奇爾是一小城，居民稀少，極為冷靜。城中有一禮拜堂，是三世紀的建築品，高入天際，濃雲來去，縈繞尖塔，塔影時隱時現，更呈悲涼的境象。洛朗在這小僧院，所遇的都是教徒，所謂的多為聖經。舉目看看風景，又是沈默的，神祕的，所以他的親族望他成一牧師，他亦以牧師自期許。

千八百三十八年，他在學校考驗，名列第一。得大姊之助力，入巴黎附近的聖尼歌拉(Saint Nicolas)僧院，為免費生。此僧院係附屬於巴黎聖徐比(Saint Sulpice)大僧院。大僧院又分二所，一在巴黎，一在伊西(Issy)。洛朗在小僧院時，所往來的，多社交的同學；所談辯的，就不僅乎宗教的常語。他的思想，漸漸的醒悟；他信教的誠心，亦徐徐的變動。他不久由小僧院升入伊西大僧院，受哲學課。二年

後，又升入巴黎大僧院，學高深的科學。在這數年間，洛朗好讀德國哲學家康德及文學家哥特等的著作。他一生的學問，很受這幾個學者的學說的影響。伊西與巴黎聖徐比太僧院均有花園，洛朗往往獨在小徑裏散步，他在『回憶』一書裏曾說道：『此時我在這寂寞的園中，獨坐石榻上，或看書，或默想，每至數小時，忘記歸室。』他又說：『德奇爾的禮拜堂，是我思想的發軔地。伊西的花園是我思想的第二搖籃。』

(二) 蓄積時代。洛朗的大姊在千八百四十一年，往波蘭教法文。但她常與洛朗通訊，書札往還，辯論學問。後洛朗說：『我幼年，得恩希黑的愛護，她是我的慈親。長時，受她的教導，她是我的嚴師。我一生的思想，大受她的影響。』恩希黑聰明好學，慈雋可親，洛朗幼時，家中生計，均由她維持。洛朗若遇衣食缺乏，賴她的

津貼，免物質上的困苦。洛朗時或抑鬱不樂，又賴她的安慰，免精神上的悲痛。

當洛朗失了信教誠心，對於宗教，抱無窮懷疑的時候，想脫離僧院，恩希黑知道，極爲贊成，并畫出歷年所積款，計千二百佛郎，以爲洛朗出僧院後膳宿的費用。洛朗遂入述達尼斯拉(Saint-Denis)中學，爲助教，兼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研究哲學。千八百四十七年，考得中學教授學位，翌年著猶太語言學史。

述達尼斯拉中學裏，有一學生，名白德羅(Berthelot)，時比洛朗少四歲，他就是數十年後的大化學家，博學多能，精通科學，洛朗常與之晤談，意氣相投，結爲知友。洛朗失了宗教的信仰心，白德羅就給他一個科學的信仰心。洛朗遂著『科學的將來』一書。時法國革命軍起，洛朗受了刺激，以爲人生世間，是羣衆的一分子，對於社會事

况，不能漠然不過問；對於社會改革，不能袖手不盡力。無何，法政府派他去意大利考察古物。他在意大利，見了許多羅馬古蹟，與美術品，他又受一番新教訓，愛美的心，從之而生。

在此十年中，洛朗因環境的影響，思想也隨着變遷，先由信宗教，而變爲愛科學；次由精攻科學與哲學的時代，而更研究社會人生的問題；再則他於愛科學和愛人類的心以外，酷嗜藝術的情又日增積，此種種思想的結晶，遂有『美與真應同爐陶冶』的學說，與『藝術與科學應即行締婚』的提倡。

(三)創作時代。千八百五十年，洛朗入巴黎國家藏書院爲副院長，洛朗精通猶太文，遂於千八百五十二年，在巴黎大學提出論文，爲猶太詩家亞偉荷(Averroës)的研究，得文學博士學位。後三年，將猶太語言學史稿刊行，大得當時學界的贊許，被選爲巴黎國家博士院院



員。多種著名雜誌，都聘他做批評部主任。時他的大姊亦回法國了，與洛朗同居。洛朗的著作，有由恩希黑校正的，也有參加恩希黑意見的。恩希黑每對他說，作文不可過於雕琢，能彀通達，已算難得，所以洛朗的文字極為明潔，無粗俗氣。

洛朗年達三十，舉動尙極忸怩，像女子態。所交納的，只有哲學家及文學家。但他常到荷蘭畫家赤述(Scheler)家中，往來久了，同自己的家庭一般，遂認識赤述的姪女，并愛慕她。一日想向歌麗黎(Colette)——女子的小名——求婚，先將心事告恩希黑，恩希黑悲甚，因她以為洛朗結婚後，就要遷去，她快與形影相依的愛弟分離了。洛朗見狀，默然無語，不敢再提婚事。孰知恩希黑想了一想，自己跑到赤述家，將洛朗的意思告訴歌麗黎，要她答應。洛朗結婚後，仍與大姊同住，他的母親也來巴黎，家庭中甚為和樂。洛朗夫人比洛朗少十三

歲，性極溫柔活潑，洛朗爲她所影響，性質亦改，好諧談，多笑容，不若從前那樣的沈默了。千八百六十年，法政府又派洛朗往近東爲古物學的考察。同行者恩希黑及洛朗夫人。夫人因病，半途返法。洛朗往來巴勒丁間，巴勒丁（Palestine）是耶穌生產地，洛朗就研究及傳聞所得，著『耶穌的生平』一書。翌年，洛朗及恩希黑同歸國，途中均得熱症，洛朗獲痊愈。但恩希黑於洛朗病重時去世。洛朗病愈後，聞知消息，哀痛不已。

洛朗既到巴黎，帝國政府聘他爲法蘭西學院的教授。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演講，關於耶教的意旨，真諦，詳細解說；而對於耶教的僞行爲，亦一一指出。痛切演述，絕無顧忌，備受聽講者的歡迎；然也遭教會教士的怒罵。此課卒爲政府所禁，直至千八百七十年後，法蘭西民國成立，始得重行演講。

千八百六十三年，他所著的『耶穌的生平』出版。凡耶穌的故事，傳教的情況，別人不敢說的，他盡量紀載，驚動一時。他繼着又著『耶穌的門徒』(Les Apôtres)、『聖保羅傳』(Saint Paul)等書，總名『耶教的起源叢書』。

千八百七十年及七十一年間，洛朗受了普法戰爭，和巴黎『公民革命』的刺激，專心研究社會的實況，與共和的真理，著『道德的與智育的改革』(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千八百七十六年，洛朗將五年前所著的『哲學談話』(Les Dialogues philosophiques)一書出版，繼續又著『耶穌的反對者』(L'Antechrist)、『耶教禮拜堂』(L'Eglise Chrétienne)等書。

(四)老年時代。洛朗一生守己極嚴，待人又甚輕約，他年事越老大，存心越寬恕；面帶笑容，無貴賤智愚，均樂與之晤談。千八百

七十九年，國家文學院任他爲法蘭西學院董事長。他係於千八百九十二年十月二日逝世，在管理法蘭西學院期內，他又著了『哲學事實』(D.ames philosophiques)、『回憶』(Souvenir d'enfance)等。

洛朗由幼至壯，由壯至老，所遭境遇，多快意的；所處家庭，多愉樂的；所以他常覺世界無愁悶的事情，己身無悲憾的時期。他偶不適意，便以理想自解懣，又以理想解懣他人。他曾說道：『人有希望心，事事可成。』他又以爲世人到了困難時，不要抑鬱，不可頹喪。他自己抱了樂觀主義，故覺得他是頂有幸福的。他在回憶書中又說道：『我可算是地球上真快樂的人。』

洛朗死後有人提議舉行國葬，葬入名人墓。當時教會的勢力很大，反對洛朗的學說，不贊成此事。直至今年，經巴黎某雜誌重提，議院通過，洛朗的遺軀不久就可入『榜德恩』了。(榜德恩法名Baudin)

Ston 卽名人墓。)本來這種儀式，在真學者看去，都不過是虛榮；他們的學說，固不必賴此爲輕重。但洛朗若生數百年前，不僅要遭社會的詈罵，政府的驅逐；恐小則遇終身的禁錮，大必有殺戮的慘禍。今則人人均好讀他的遺著，尊重他的言論，定要將他的軀體改葬名人墓，纔足表示愛慕崇敬他的熱忱；就此一點觀察，也可以證明人類的思想，到底是進步的。所以不能因無謂的儀式，而抹殺執行儀式者的本意。

## 著作

洛朗的著作繁富，大約可分四種：(一)文學，有猶太文學史，語言學的起源等。(二)歷史，有耶穌的生平，耶穌的門徒等。(三)哲學，有科學的將來，哲學談話等。(四)雜著，有回憶書札等，——

參看附錄。

## 特性

(一) 洛朗幼受僧院的教育，又精通猶太文，所以著述宗教的歷史，可算是他的特長。他著耶教的起源叢書，將耶穌的生平，事業，耶穌的門徒，耶教的成立，都詳細紀載。但他對於耶教只用歷史家的眼光去研究，不會參入宗教家的意見；力闢虛偽無憑的神話，不信天堂地獄的謬說。

(二) 他以爲歷史學應與神道學脫離關係，所謂鬼神，所謂心靈，都是宗教家創作以欺愚民。若把這些荒唐無稽的事實，參入歷史中，是萬萬不可的。他說道：『要爲耶教起源的批評，先當具有明瞭的精神；若帶有宗教的成見，就不能有精確的作品。』

他又以爲歷史應有真與美的彩色，歷史家雖可以選取傳聞的故事，但不能不詳辨真僞，以免有附會的弊病。求真以外，尚須有暢達精密的文字，用以陳述。

(三) 洛朗愛真，所以反對雕琢的文字；他也愛美，所以又反對粗俗的辭章。他對於文學，注重『誠實』。他說：『作文不憑本心的意思寫出，是絕無價值的。』所以他的著作中，寫景言情，均極逼真懇摯。他所記的巴勒丁風物，雖寥寥數行，而所述目見的美景，真如一幅名畫。『加里黎是頂綠的，頂多樹陰的，頂含笑態的鄉村。他真是情歌妙曲裏的鄉村。在三四月之間，羣花亂開，遍野成爲花氈，顏色奪目，難以形容。……』(加里黎是巴勒丁的一村。)

他的文字既澄清如鏡，又極婉轉。花克(Fagnot 法文學家)說：『洛朗著作的特色，在乎嫵媚(Le charme)。讀之，常常使人有神往的

情境。「回憶」書裏，有許多段在法國文學上，可算是頂美的作品。」

(四) 洛朗的信仰是什麼？是科學。他的慾望是什麼？也是科學。他在科學的將來書中說道：『科學一定是將來的真宗教，我們希望他日新月異，催促人類的進步。……現在吾人的責任，在乎啓導民衆的智識，我們先要給他們以「美」的興味，與「真」的宗教。』

這本書是他幼年時所著的，數十年後，始出版。付印時，他又加一序文，文中有數語，甚爲精粹，我再把他摘出：『我幼時，認定科學爲我一生學問的目的；我現今知道我走這條路徑，是沒有走錯的。設使要我重新再走起，我仍向此道走去，我的殘年有限，但我還是繼續不變初志……』

(五) 洛朗的學說對於近代學術，很有影響。前人記載宗教事，多隨俗附會，他敢直陳，歷史學因之大發光明。當時文學家每輕視科



學，自洛朗愛『真』的學說出，許多學者受着感觸，乃有『科學萬能』的主張。

(六) 洛朗的思想，有時也自相矛盾，這是他學說的缺點。加那(Carnat 法國著作家)說道：『洛朗是信上帝呢？還是信人類的進步？吾人真難知道。關於許多大問題，他自己也常常無確定的意見。他有時以爲上帝存在，有時又以爲不存在。』洛朗既未明白反對宗教，宗教家取他片段之語，說他是一教徒，這就大錯了。他若真信教，何以離去僧院？巴黎大學教授朗遜(Lanson)說道：『洛朗最大的特色，是與教會脫離。但他雖不信教，他的道德心，還是沒有缺憾的。他極溫柔可親，他雖失了宗教信仰心，他得了別的信仰心。他的學說，主張二事：即天然科學，與哲理文學。他想藉天然科學研究科學方法，并增長自己學問。他又想藉哲理文學，傳達他的思想，與他的情感。』

此等批評，極爲確實！

## 附錄

洛朗的著作書目摘要：

(A) 文學類 (Oeuvres d'érudition pure)

- 1) Averroès et l'Averroïsme (Thèse de Doctorat), 1852;
- 2) Histoi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 des langues sémitiques, 1857;
- 3) Essai sur l'origine du langage, 1858;
- 4) Ses Mémoires dans le Journal asiatique.....
- 5) Ses mémoires dans le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6) Ses articles dans l'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t. XXIV à XXX;
- 7) Mission de Phénicie, 1865; etc.

## (B) 歴史學 (Histoire)

- 1) 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1957;
- 2) Nouvelles é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1884;
- 3) De la part des peuples sémitiques dans l'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1861;
- 4) Vie de Jésus, 1863;
- 5) Les Apôtres, 1866;
- 6) Saint Paul, 1869;
- 7) L'Antechrist, 1973;
- 8) Les Evangiles, 1977;
- 9) L'Eglise chrétienne, 1879,
- 10) Marc-Aurèle, 1881;

11) Histoire du peuple d'Israël, 1887-1893: etc.....

(C) 哲學類 (Oeuvres philosophiques)

- 1) Essais de morale et de critique, 1876;
- 2) Questions contemporaines, 1878;
- 3) 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1871;
- 4) Dialectiques et fragments philosophiques, 1876;
- 5) Mélange d'histoire et de voyages, 1878;
- 6) Avenir de la Science, 1890; (écrit en 1848) etc.....

(D) 雜作類 (Divers)

- 1) 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jeunesse, 1883;
- 2) Feuilles détachées, 1882;
- 3) Discours et conférences, 1887;

4) Correspondance, 1898; etc.,.....

里昂，十二，二，二八。

# 法國詩人杭沙

## (一) 杭沙的時代

法國在耶穌紀元以前，本是高爾人所佔據的。後被羅馬征服，羅馬的文化，也隨之而輸入。如是文字纔成爲『貴冑社會』的文字，民衆的語言，也參了許多通俗的羅馬語，漸漸的就變做一種特別的語言文字，稱爲『古代的法文』。所以拉丁文可算是法文的起源，從九世紀以降，古代的法文，極爲興盛。直至十四世紀，許多歌者身穿奇服，手持樂器，往來於權貴的家中，或公共的歌場，彈琴唱曲，其詞

或由自製，或爲當時詩人的名著。十五十六兩世紀之間，法國文學日益退步，詩家凋零，殊少佳篇，時國王法朗騷第一，禮賢下士，頗想挽救，獎勵文人，徵求詩詞，王的女弟馬克希公主，長音律，好吟詠，而養客又多詩人文士，廷臣馬奧等致力於抒情詩，有時也製拉丁古詩，影響所及，遂有七星社的發生。

### (二) 杭沙的生平

七星社的領袖就是杭沙 (Ronsard)，他係以千五百二十四年生於法國溫蒙省，系出貴族。幼時絕穎悟，讀書數行并下，過目不忘，弱冠，入奧里溫公爵府爲侍從，嗣至意大利公使館充隨員，勤敏異常，孰知年方二十，忽然病聾，由是屏絕社交，立志專攻文學，和他的朋友白伊 (Bail) 同受業於道夏 (Lourad)。道夏博學多能，殊有聲譽。有

少年白黎(Billy)等四人，也相率就學，諸人乃思結社以研究詩文，改革俗學爲目的，而人數剛剛七人，所以名爲七星社。

### (三) 杭沙的精神

(甲) 好學的精神。世上的人，大概可分幾種：有的無天才又無學問，有的有天才而無學問，有的無天才而有學問，有的有天才又有學問。無天才又無學問，自然是湮滅而無聞。有天才而不肯求學問，則其人雖聰敏過人，但對於學術，終難有多少的貢獻。無天才的人，如肯專心致意，以求學問，創造的力量雖然薄弱，但還可以努力述作。至於既有天才，又肯孜孜矻矻，以求學問之人，自然會做到深博純潔的地位。他的作品，自然也會永遠留傳於世間，真如金石之堅，不能磨滅。杭沙天資聰慧，又復好學，故所造甚深。白黎曾說過



「杭沙嘗與白伊同居，平日手不釋卷，讀書每至夜半，而不知倦，至疲極而不能支持之時，又推醒白伊，白伊匆匆披衣離牀，燭光終宵不息，吟聲也終宵不綴，殊有席不暖冷之概。」

(乙) 愛美的精神。杭沙愛美，尤其天然的美，他好居山中，每徘徊於深林幽徑之間，徜徉於飛瀑清泉之旁，對景凝思，終日不去，曾吟道：

愛此久荒園，

沈寂無人聲；

愛此溪邊水，

潺潺獨自鳴。

他愛自然的美，還愛女性的美，但他愛女性的美，絕無俚俗的思想，他的情人名為媚罪，殊豔麗，他每以之為歌吟的資料。故世人常言，

非杭沙的奇才，不足以表媚罪的美態；無媚罪的柔婉，不足以展杭沙的詩思。

(四) 杭沙的作品

杭沙好爲表情婉轉的詩文，他常以爲無戀愛，便無生命，他又以爲生命有涯，數十寒暑，去不復來，故當少壯，絕不可任之草草度過，他嘗歌道：

人生少年時，

正如好花發，

燦爛惟今朝，

願君早采摘！

他的詩，章句嚴整，音律純正，但意極纏綿，嫋嫋如不斷的炊烟。所

以使人詠千百篇而不倦，茲選雜詩數首，及悼幼女一篇，意譯於後。

雜詠

(1)

溪畔繞羣花，  
遙遙何暈碧，  
相看傷我懷，  
似見君顏色。

(2)

籐蘿縈古樹，  
微風吹不動，  
細枝如君臂，

纖纖抱吾項。

(3)

藹藹深林裏，  
黃鶯弄妙音，  
鳴聲何宛轉，  
彷彿聞君吟。

(4)

西風天際來，  
颯颯寒枝杪，  
攜手并頭時，  
君還相憶否？

(5)

清晨園裏花，  
皎皎舊蕾色，  
因記酥胸間，  
兩峯凝冰雪。

(6)

願君舉目看，  
池畔雙鷗宿，  
比翼長相依，  
接吻無斷續。

(7)

晨陽帶笑容，

東出絕嬌美，  
情態似佳人，  
睡足徐徐起。

( 8 )

茫茫芳草間，  
姹紫嫣紅色，  
時散溫柔香，  
如聞君氣息。

### 悼幼女

如孟夏之細枝兮，  
托一朵之玫瑰。

似少年之婀娜兮，  
花芬芳而初開。  
依清風而搖曳兮，  
挹朝露之滋培。  
天亦嫉妬其顏色兮，  
忍旦夕之傾頽！  
存媚意於羣葉兮，  
亦愛神之所低徊。  
布園圃以馨香兮，  
使衆芳失色而忌猜。  
被炎氣之相侵兮，  
兼淫雨之擊摧。

歎片片之飄零兮，  
遂萎絕而虺頽！  
嗟爾佳人之初度兮，  
實嬌麗如嫩蕾。  
正天地之讚美兮，  
忽悽愴而逢災。  
遇巴克之相欺兮，  
竟奄息於塵埃。  
因縞素而臨奠兮，  
淚浪浪而心哀。  
播榮花而滿筐兮，  
酌馥漿而滿盃。



願爾身之生死兮，  
終芳菲如玫瑰！

廣州，一五，三，二十。

## 法朗士

亞那多法朗士死了！茫茫的蒼天，一顆極光耀的大星，忽然暗了。沈沈的荒徑，一束頂輝煌的火炬，猝然滅了。亞那多法朗士死了！不懂法國的文學界失了一個老名家，就是環球的思想界也少了一個指導者。當他生時，無男女老幼，曾讀過他的作品，每聞得他的姓名，即莫不起敬愛景慕之心。今日他逝去了，他與我們永訣了，我們想到從此以後，再不能見着他的紅額白鬚的容貌，再不能聽着他的和藹婉轉的聲音，能不臨風揮淚！然而他的軀殼，雖與此世脫離，他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的。

亞那多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真名為亞那多藍騷狄博 (Anatole Fr-

ansgois Thibault)，千八百四十四年生於巴黎的馬拉克河岸的舊屋中。他的父親，本是兵官，退伍後，在森呂江畔，開一舊書店，搜羅古籍，甚為豐富，與當代文人來往，談論文學，批評書史。法朗士就是在那裏長大的，他後來有集古玩求奇書的嗜好，是受稚年時代的環境所沾染。他在中學時，纔十五六歲，已從事著作，對於校課，不甚留意，每獨占古樹，幻想吟哦。後升入沙爾德學校 (Écoles des Chartes)，此校專授學生以評辯古書之學問，及組織藏書之方法。他素以為科學和文學，是不能分立的。科學離開文學，往往有枯澀之病；文學離開科學，往往有空虛之弊。但是愛美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於此校卒業後，便專攻文學；他精通希臘拉丁的古文藝，而尤好讀法國思想家弗祿特爾 (Voltaire) 及狄德奧 (Diderot) 等的遺著。

千八百六十八年，法朗士著法國浪漫派的詩家『維尼 (Vigny)』的研

究』一書，此時並多作古體詩，章句嚴整，意境新穎。千八百七十三年，他的『金詩集』(Les Pœmes dorés)出版。千八百七十六年，又作長篇紀事詩一小冊，名曰『歌罕丹的婚姻』(Les Noces Cozintiennes)。他的詩名由是大著，深得名家的推許，而尤被當代詩人李斯勒(Lecomte de Lisle)等所稱譽。中年以後，他專著小說，其作品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千八百八十一年所出版的『寶那爾的罪過』(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千八百八十五年他所著的『吾友之書』(Le livre de Monami)和千八百九十五年的『諾西耶傳』(Pierre Nezière)，均是自敘傳。他在這幾本書裏，細述他少年時代的經過和印象，筆意非常新奇，和婉，而所描繪的，又極爲生動。他生長於巴黎，巴黎的景物，在他的書中寫出，和圖畫一般。

人人知道巴黎是世界極繁華的都會，遊客初到此地，舉目，見衝

空的鐵塔，穿洞，坐地道的電車，便手舞足蹈而欣欣然說：唉！巴黎！巴黎是物質文明的區域。偶至通衢廣路，遇紅衣綠裙，抹脂塗粉的婦女，便又蹙額縐眉而愴愴然道：唉！巴黎！巴黎是放僻淫邪的都市。噫！他們所看的，那裏是真正的巴黎。巴黎的妙境，是在森呂江畔，當着太陽將落未落的時候，紅霞如采，倒映江中，作琥珀色；無何，斜照全滅，天邊的幾點閒雲，亦漸漸的散去，江水沈沈，秋風吹來，時起微波。或當着細雨霏霏的時候，沿岸老柳樹，爲輕烟所繞，時隱時現；岸旁排列舊書攤，常有二三老人，長鬚白髮，倚着石欄，或看書，或閒眺，許多人那知道在車水馬龍的巴黎裏，還有這樣瀟灑出塵的奇景！

法朗士所戀戀不捨的，所刻意紀載的，就是這極幽雅而含詩意的巴黎。他對於巴黎的觀念，與常人不同，他曾說道：『我不願離開巴

黎，巴黎美而可愛，使我不忍遠去，這是真的。但在這美而可愛的巴黎外，尚有奇醜的巴黎，盜賊的巴黎，也會使我流連呢。』

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九十一年，法朗士在巴黎時報，專作文學評論，後來集成四卷，叫做『文學的生活』(La Vie Littéraire)，千九百九十年，著『黛伊斯』(Thais)一書，述古代的一個妓女，美麗聰敏，受耶教徒巴佛旅所感化而入教；他在此書中，將他對於宗教的意見發表。自此以後，每年必著書一冊至二冊，最爲世人所愛閱的，爲『紅百合』(Le lys rouge)，『近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L'orme du Mail, 1887; Le Mannequin d'osier, 1897; L'annonciateur d'Améthyste, 1899; M. Bergeret à Paris, 1901. 四書所合併的名稱)，『貞德傳』(Vie de Jeanne d'Arc)，『天使的反叛』(La Révolte des Anges)等書，及多種的短篇小說。

千八百九十六年，他被選爲法蘭西文學院院員。翌年，法國發出

杜列佛案 (Affaire de Dreyfus)，杜列佛係猶太人，任法國陸軍大尉職，被國家黨所排斥誣陷，受軍法會審之後，得流刑的處罰。時人知此事判決得不公平，極為忿忿，但懼於國家黨之威，又被『愛國主義』所遮掩，默不敢言。小說家左拉 (Zola) 爲文公布，指責政府，要求覆審此案。多數文人有起而援助他的，有著文指斥他的。法朗士本不談政治，平日的議論，亦趨於守舊，又頗嫌左拉的藝術的粗暴，此時爲道義所激動，盡力幫左拉等，與舊黨相抗，此案卒得公平的解決。他的思想，在此期前後，劃然可分爲兩段。他少年時，好爲嘲笑諷刺的小說，似立在世外，含淚帶笑的察看人羣的行動。自參與抗爭杜列佛案後，他却出來和人爭辯是非，反抗強權，變爲青年的先導了。他本無黨派，此時不僅加入當時所視爲很激烈的社會民主黨，並時時著文或演說，斥政府的專制，訴工人的受壓。他遂隨着世界的思想的潮流而

前進，由社會民主黨而改入社會黨，又改入共產黨，對於俄國的勞農政府及其首領甚表同情。

當他加入社會黨時，友人某曾責備他的態度不對，他答道：『除了社會黨的勞動組合而外，你知道還有什麼更有力量的團體，足以反抗教會，和國家主義的強權麼？』他又常常說道：『我要做社會黨人，不是爲別的事情，只要受那般愚昧卑鄙的人們所唾罵，已極快樂！』

凡人少年的時代，精神勃發，勇進無前，往往爲新主義的先鋒，作窮弱者的保障，遇着危難，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惜。年歲漸長，聲譽漸盛，居則有豐衣美食的供奉，出則有肥馬安車的伺候，志氣便慢慢的衰微，思想亦慢慢的退步了；所以老而益壯的文學家如法朗士者，益使吾人欽佩無量。



法朗士係於千九百二十一年得諾貝爾獎金，他的思想，可簡單的，武斷的說一句：在科學上求『真』，在藝術上愛『美』。他以為『美』可以使自己愉快，並可救人類的苦惱，他曾說過：『愛就是美，美就是愛。』至於他的藝才，更不用我們贊揚，他的文字，極為澄潔，似深山裏的清泉，受日光所照，可以見底。他雖好為諷刺的小說，但是他能曲折描寫，絕不露一點尖刻的痕跡。他作歷史的文章，甚為質樸，他熟讀弗祿特爾的著作，受其同化，故許多作品，無意中都與弗祿特爾的史書相彷彿。

法朗士自去年得重傷風症後，體漸衰弱，前兩月舊病又發，竟於昨夜十一點二十六分鐘逝世，各報無論新舊派，均著文惋惜，政府擬葬之於巴黎的名人墓（即Père Lachaise）。但他生前，對於一切榮譽，視若浮雲，倘死後有知，聞此亦必付之一笑。吾人更不能因此儀式的酬

報，便可漸減思念和景仰的心。我們並希望世人時時記着他的名言，繼續奮鬥，以竟此大思想家大文學家未竟的夙願。

『戰事不能永遠存在的，世界的民族能聯合的時候，就是戰事滅絕的日子。』

『帝國主義是文明的民族的仇敵。』

『我們應聯合起來，反抗強權，不然，公理何以伸張，世界何能和平。』

『戰事是當即日免除的，我們的法國尚保存這種的精神，真是不幸啊！』

『如果他們不願互相殘殺，則必聯合起來，滌盡互相矜誇的心理，與互相憎恨的念頭，而服從於和平的仲裁。』

里昂，一九二四，一〇，一三。

## 梅德林的十二曲

*Douze chansons de Maurice Maeterlinck*

梅德林以千八百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於比國的剛城。他是佛那蒙的望族，他的父親是一位公證人，老年時，隱居於剛城附近的奧斯達克村，築一別墅，田園幽雅，樹木繁茂；每年春季，羣花亂開，紅白相間，蜂蝶滿庭，隨意往來，屋臨大海，常於林隙，望見帆影，而天色波光，又互相掩映；及至秋候，枯葉遍地，微雨霏霏，點滴作聲；梅德林幼年的時代，處此塵外的妙境，目見耳聞，沾染既久，便富詩思，而好天然。

他年稍長，入一教會的學校肄業，此校本係古寺，頽牆斷碑，林立庭中，旁有廢臺，高臨臺上，既可以俯瞰園裏的方池噴水，而遠山戴雪，又一一在望，梅德林讀書既畢，每獨自散步，或沈思，或哦吟；但他所受的學課，是深奧的聖經，所聞的談論，是無稽的神話，所以他居於此校，極抑鬱不樂。後每語人：『吾在此校七年，留着頂壞的回想，若有人再要我進去，我寧可死呢！校裏的教授，多是教徒，專制異常，不使兒童有愉快的時候，不許兒童含微笑的容顏，這種強壓兒童的天真的手段，是何等的罪惡！』

梅德林在中學時，已酷嗜文學；他的家族要他成一律師，他不欲違命，便入剛城法科大學，千八百六十六年，卒業，充任律師。他在法庭辯論的時候，雖聲音低微，但辭簡意深，語多中肯；然終非性之所好，遂去職，赴巴黎，專以誦讀古詩曲，觀覽美術館爲事，日與文

學家名畫師往來，時作短文小說，登載於文學雜誌中。千八百八十九年，彙集所作詩為一小冊，名曰『暖室』（Serres Chaudes）。出版後，漸引文人的注意。翌年，又出一劇，本名為『馬林奴公主』（La Princesse Maline），共分五幕，情節奇異，當時小說名家美爾博讀了極為佩服，特在報上著文，贊揚他的天才，世人知道梅德林的名，係自此時始。

梅德林接着又著幾篇獨幕劇『侵入者』（L'intruse），和『瞎子』（Les aveugles），都在千八百九十一年演於巴黎的『藝術戲院』。此外又有『七皇女』（Les sept Princesses），內部（Intérieur）等，都是意思神祕，文章新穎的名作。

他一面從事翻譯英國名劇本，一面又集平日所作的短篇文字，成一冊，名曰：『窮人的財寶』（Le Trésor des Humbles）。千八百九十七

年，他的短曲集名爲『十二曲』出版，我下面所譯的幾首詩，就是在此集中選出。

千九百〇一年，他將研究科學的心得，和覺察自然的結果，著『蜂的生活』(La Vie des Abeilles)一書。此後又著多種小說和長劇。千九百〇四年，又集千八百九十七年以來的散文，都爲一冊，名曰：『雙重的花園』(Le Double Jardin)。翌年，又著『花的智慧』(L'Intelligence des Fleurs)一書。五幕劇『青鳥』(L'Oiseau bleu)係於千九百〇九年出版。最近又出一書，叫做『永生論』。

梅德林是象徵主義的健將，他愛天然的美，又愛科學的真。他的思想，是極神秘的，但又非空幻的；他的詩曲，是極奧妙的，但又非無稽的。他以爲神祕的真理，不知年歲，不知生死，是永遠進步的，永遠健壯的。他對於宇宙，抱許多的懷疑，他以爲宇宙萬能，有不可

思議的力量，支配一切。他在『蜂的生活』中說過：『羣蜂採花釀蜜，不知道將來他們自己能夠食得到麼？我們人類，終日奔走經營，也不知道將來誰何占了我們這種毅力的便宜？』

他又以爲人類的幸福，全在乎愛情。『青鳥』劇中有一段把祖孫母子兄弟的愛，寫得刻摯沈痛，時而使人墮淚，時而使人心柔。他曾說道：『友誼而無愛情，和愛情而無友誼一般，都是半段的幸福，往往使人悲傷。』

他少年時，深信命運，他以爲命運有頂強的威力，他說道：『情人的相愛，或能如願而配合，或生悲慘的分離，既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也不是戀愛的罪過，全賴乎一種不可抵抗的命運！』

若人遇了壞命運的時候，那就什麼樣可以活着呢？他以爲全看自己的見解，貧窮疾病，是人生所常有的；但吾人如不以貧窮爲憂，疾

病爲苦，那麼，處貧窮的家庭，過疾病的日子，仍有我們的愉快。譬如天時，自不能永有暖溫清朗的；但吾人若知道這是一種命運，那麼，奇寒酷暑，不使吾人苦痛，濃霧陰雨，也不使吾人鬱悶；甚至於死亡，是人類所不能免的，亦不必憂懼呢。

他又以爲生者對於死者，如有憶念的時候，則地上長睡的人，也有暫時的醒悟，彼此都得暫時的欣慰。這種意見，頗爲新奇。

近來他對於命運的主張，稍稍改變，他從前以爲我們對於命運的關係，是被動的，現今他又以爲是自動的，我們不要受命運的支配，我們只要努力前進，纔是。

(二)

一天，他若回來臨此舍，



應對他說的什麼話？

——對他道，人家日日等他歸，  
一直等到病死時……

他若問着我，

又不認得我？

——你對他好好的說，同妹妹一般，

他的心中或者很難堪……

他若更問我，你向那裏去？

我應該對他作何語？

——你只把我的金環給他，

一句話都不要答他……

他若要曉得，

爲什麼室裏這般沈寂？

——你指給他看，已暗的昏燈，

打開的寒扇……

他若聽完了，

更問臨終的時候？

——對他說，我帶着笑顏，

爲怕他的淚痕落溼溼……

(三)

他們殺了三個小女子，  
要看什麼存在伊們的心裏。

第一個幸福獨縣縣，  
紅血所流處，  
三蛇叫了叫三年。

第二個滿堆着溫柔，  
紅血所流處，  
三羊舐了舐三秋。

第三個終生長困窮，  
紅血所流處，  
天神守了守三冬。

(五)

有人曾來說，

(我的小孩，我怕呵，)

有人曾來說，

他快要去呵……

我的燈點着，

(我的小孩，我怕呵，)

我的燈點着，  
我已漸漸走近呵……

走近第一門，  
（我的小孩，我怕呵，）  
走近第一門，  
燈光在那裏顫動呵……

走近第二門，  
（我的小孩，我怕呵，）  
走近第二門，  
燈光在那裏說話呵……

走近第三門，

（我的小孩，我怕呵，）

走近第三門，

燈光已經暗了呵……

（六）

奧爾那蒙的七個女子，

當着女神死的日子，

奧爾那蒙的七個女子，

處處尋門子。

把七盞的明燈點着，

把衝天的高塔打着，

把四百的大廳啓着，

尋白日，尋不着……

走到沈靜的空谷裏，

慢慢的走下，

在緊閉的門中，

光赤赤掛着一把金鎖。

從着門隙，望見汪洋，

伊們怕死，前後周旋，

只打打緊閉的門壁，  
總不敢去開張……

(七)

伊有三金環，  
送給與何人？

伊送一個與雙親，  
他們買了三金索，  
把伊留住到明春。

伊送一個與情夫，



他們買了三銀勒，  
把伊留住到冬初。

伊送一個與愛兒，  
他們買了三鐵繩，  
一冬把伊拖着馳。

(九)

我的姊妹們呀，  
三十年奔走尋他去，  
不知他伏在何處？  
走了三十年，

終難走到他面前……

三十年奔走尋他去，

我的兩足，何等疲苦！

隨地都有他，

只是總看不見他……

唉，時光真痛楚！

今且脫去我的草屨，

薄暮也慢慢的死了，

我的靈魂悲傷久。

你們只有十六歲罷，  
去罷，遠遠的去罷，  
拿了我的鈴，  
年年再去尋……

(十一)

當着情人走去後，  
(我聽得門聲，)  
當着情人走去後，  
伊還微微笑……

但是他回來的那天，

(我聽得燈響，)

但是他回來的那天，

別一女人在裏邊……

我看見佳人的魂魄，

(我聽得伊走過，)

我看見佳人的魂魄，

還是時時等歸客……

里昂，十三，十二，二五。

## 回 想

我們知道夏多布里痕(Chateaubriand)是法國的浪漫主義的先驅者。他幼時居住共蒲(Combourg)古堡裏，雖與慈母賢姊，日夕歡聚，但他的父親，性孤僻而莊嚴。他處其中，煩惱孤寂，遂有厭世之念。屋面滄海，背臨森林。他常和他的長姊，散步其間。他那種熱烈的想像，在此時，因之而生，幽邃的情感，也在此時，從之而起。他曾說道，

『我生長於明秀的海山中，似作狂風怒濤的伴侶。這些風啊，濤啊，沈寂啊，都是我的第一導師。如此景物，正投我的嗜好，和我愁悶的心情，放浪的性格，極為契合。我的學業道德，是受此荒野的教育所栽培的……』

現在我們譯一段他的筆記，我們就看出他少年時所過的單調生活。這種生活，乃引出他的幽情與幻想。

『……夏日，天氣清朗，晚餐後，我們坐在石階上，我的父親，荷槍打擊薄暮歸巢的鳥羣，我的母親，麗斯，和我，靜靜的觀望晴空，深林，斜陽的餘照，初星的光輝。直至十時，大家進到屋裏，即各入房就寢。』

秋冬之夜，便不如是。既進了晚餐，四個人悄悄的由長棹退至火爐傍。我的母親歎息一聲，就投在波斯綉的短榻上。侍役移小几并置臘燭於其前，我和麗斯同坐火爐的傍畔。婢僕們將杯盤撤出，肅靜而退。那麼，我的父親，起始在室中散步，直至睡眠的時候，纔停止。他身披白棉袍，也可說是一種外套。除他以外，我絕不見別人穿過這樣的奇服。他的頭，已經半禿，戴着一頂狹長的白帽。他

行走時，漸漸的離開火光。室本曠闊，燭光明滅不定，所以他走遠些，就看不見他了，只在黑暗中，微聞他的履聲得得。無何，他又慢慢踱來。他的白袍白帽，和他慘淡而瘦長的面孔，受微光映射，形狀模糊，似一鬼影。當他到室隅時，我和麗斯，偶然低聲說幾句話。他走到我們的身邊時，我們即刻緘默不動。他且行且問：「你們談什麼？」我們被他所嚇，怦然心跳，一聲也不敢響。他也繼續走過，盡夜裏，只聽得他有規則的步響，母親悲涼的怨歎與窗外颯颯的風聲。

古堡的鐘，響了十下，我的父親即刻站住，好像鐘裏的發條撥起鐘鎚，同時也停止他的脚步。他拿出他的錶，上了鍊，持着一座大燭臺，點着一支大臘燭，……向他的臥室前進。他的臥室，昆連東邊的小塔，麗斯和我，排立一旁。他經過時，我們吻他，請他晚

安。他俯下，將凹瘦枯乾的顛顛就我們，不出一聲，徐徐前行。直至塔旁，我們就聽見房門關閉的聲音。

「祕環」打斷了，母親，麗斯，和我，當父親在此時，大家似石像一般。他既去之後，我們纔恢復人的機能。我們不拘束了，我們脫離囚牢的表現，就是拚命的談笑，如水溢出堤岸的性境。我們受沈默的壓迫，得片時悅愉以相抵償，這種代價，真昂貴呢！

如瀑布下瀉般的閒話既畢，我命女僕至。我伴母親和姊姊歸到她們的臥室。我未退出以前，她們一定要我視察床底，煙囪，戶後，以至扶梯，迴廊等處。古堡裏，例有的盜賊魑魅，深深印入她們的腦海。堡中的僕役，說時時遇見三世紀前死去的共蒲侯爵。他多在大扶梯旁來去。他的木腿，有時還跟着一隻黑貓，隨處亂跑呢。

母親與姊姊就寢前，一定記憶這些鬼話。她們上床時，每每怕到



半死。我巡視既畢，也還至我的睡房……」

他和他的長姊，處此無聊的家庭，煩悶的環境中，只有互相安慰。他素多情，性本善愁，而幻想又豐富。與他的長姊，相偕相親，爲時既久，不特生友愛的情愫。麗斯自亦覺及，大起恐慌，捨身爲尼。他遂赴美州游歷，以期忘却此段變態的思念。「萊妮」書中，詳述他這幾年的心理，和他們自救，與脫離塵世的經過。夏多布里痕的精神，受此刺激，就生一種奇病，後人就叫做「世紀的癩疾」。他自己亦曾解釋道，

「沒有親族，沒有朋友，總而言之，在此世間，未曾被人憐愛過。我的一生，受盡無限的痛苦。有時，我自覺忽然赧顏，我的心裏，似有熱烈的慾潮，流蕩不已。有時，我無病而呻，迨至夜半，非發幻夢，便不能眠……一種不可思議的憂愁，纏繞我的全體，我幼年

時所感到厭世的念頭，忽又逗起，我的思想，因以消滅，只剩下悲涼的情感……」

他既得着「世紀的痼疾」，只有頹喪愁悶，所以對於童稚的快樂，追憶時，別有一般滋味。他不常作詩，偶作之，便多悱惻淒愴的幽思，與宛轉溫厚的心緒。此篇「回想」，真可使我們沈吟不厭，感慨不已啊！

## 一

綿綿悲思知多少！

當年景物，你還記得否？

故國長遙遙，

那堪更回首！

二

你還記得茅舍裏慈親？  
緊抱懷中，只有爾我兩人，  
對白髮，同摩撫，  
青燈耿耿似相憐！

三

你還記得陶爾江邊屋，  
倒影入江江水綠？

古塔淡煙中，

遠報天曉，塔上鈴聲斷續！

四

你還記得小湖沈靜如鏡明？

輕燕掠過無聲，

風吹菰蒲，

殘霞落日向波傾。

五

你還記得姣姣愛蓮女？

是吾生溫柔伴侶。

那時纖手采美花，

兩心依傍，試慰相思苦！

六

到如今，青山渺渺，綠水迢迢，

佳人魂魄，欲向何處招？

此情此恨永不消，

那堪更回首，  
故國長遙遙！

漢口，一六，八，十二。

#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

## 上篇

### 一

我們要敘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不能不稍稍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不特從前，便在現今，革命勢力發展的時候，確有一般人尙以爲革命與文學是絕不會發生關係的。他們常常說道，『革命近乎實行，文學近乎理想，革命者要做慷慨激昂的事業，文學家則須度溫柔平和的生活。』因之革命者與文學家每每互相譏罵，互相覬視，幾有不能

共存的形勢。所以就有『革命發展的期間，不必爲文學的研究，文學興盛的時代，不必爲革命的提倡』的口號。

這種見解，是很謬誤的。不僅近來許多學者都已說過文學可與革命以大助力，革命可與文學以新生機，就是歷史的事實，也給我們以無數的證明，斷定文學與革命，確有密切的關係。

大抵革命未發生以前，常藉文學爲之提倡，以促成大暴動的實現。革命既發生之時，每賴文學爲之宣傳，以表揚猛向前進的勇氣。革命若失敗以後，又靠文學爲之紀述，以激動後死者繼續努力的精神。法國大革命的勃興，美國的獨立戰爭，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前代先知先覺的文學家，播種下的花果，和當時一般青年文學家所造成的轟轟烈烈的時勢。

不特文學影響於革命，至爲宏廣，就是革命影響於文學，亦甚偉

大。

我們知道革命的產生，多是因為被壓迫者不服壓迫者的凌辱役使，向之而起反抗。這種悲慘的狀況，與乎反抗的精神，凡是銳敏的文學家，必先感覺到。他們受了環境的陶冶，和良心的督責，自然隨着革命的趨勢，為革命的提倡，同時對於舊文學，一定也起懷疑而求改革。當法國大革命以前，古典主義最興盛的時候，情感受理性所束縛，思想受時代所裁制，社會是虛偽卑賤的社會，文學是呆板沈寂的文學。革命以後，舊制度剷除，自由平等之說遍於全歐，文學界受革命潮流所激衝，遂有新趨勢，浪漫主義即因之而生。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和實驗哲學，進步迅速。社會的舊道德，與宗教的信仰，全已搖動。思想革命，影響所及，文學家也跟着注重事實，不尙幻想。人間怪狀醜態，盡量直述，不稍隱諱，遂有實寫主義的產生。



最近數十年間，社會主義之說興，社會改革的形勢，已漸顯著，民衆文學的曙色，亦益放光明。故我們以爲文學家的心靈，若不與革命潮流混合起來，就會與革命處相抵抗的地位。那麼，他們便不能接應時代的需要，也不能有新藝術的創造力，一定在天然淘汰之列。

## 二

我們要敘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又不能不稍稍說明這次革命的性質，成敗和精神。

千七百八十九年的大革命，是無數小資產階級不堪受貴族僧侶的欺凌虐待，奮起而求自由平等。但當驅向『維爾賽』宮去的羣衆，和衝入『巴士德』獄的暴徒，均是巴黎貧苦的平民。所以這次革命發起者的成分，雖然複雜，但其動機是一樣的，都算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

反抗，也都算是民衆的革命的運動。

千七百八十九年大革命時，一班真正黨人，以自由平等博愛相號召，向世界各國國民宣傳道，『如有傾覆王政，伸張民權，以求各民族聯合的，法蘭西必定竭力相助，』并有『各國君主制度推翻之後，便可得到各民族間的和平，便可建設無階級差等，無種族分別的玫瑰世界，』的願望，這種願望，何曾不帶有世界性。

從普通觀察以言，有千七百八十九年的大革命爲基礎，法國始能建立現今的共和國，這次大革命總算是成功的。但細思之，這次大革命似已成功，實則失敗，何以呢？

上面說過，當大革命初起的時候，革命黨人都有激昂的氣概，勇進的決心，務求得到法國的自由平等，然後以博愛的誠心，聯絡世界上的各民族，以建一無種別無國性的社會。不幸數年之內，許多革命

份子，死亡的死亡，變節的變節，黨中起了分化，遂於經濟上搶奪了貴族的地位，政治上代替了貴族的統治。迨至今日，則依賴強盛的海陸軍，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土地，扶助資本家，以欺侮貧困無告的民衆，純粹不合大革命初發生時的目的，所以算是失敗了。

此次革命雖然失敗，但當時革命黨人的精神，是千古不滅的。他們的精神，可以總括說一句，就是『不怕死』。大革命遇着無限困難，內要消除反動派所團結的惡勢力，外須抵禦野心的列強的武裝干涉。他們雖遇着許多阻礙，依然向前猛進，百折不撓。他們的『不怕死』精神，詩人文人，都曾用如雷如電的文章，爲可歌可泣的紀述。

### 三

大革命的期間，是自千七百八十九年巴黎羣衆打破巴司德獄起，

至千七百九十九年拿破崙解散議院止。十年之間，革命空氣，異常緊張，人人從事革命工作，誠如歷史學家屈志（Gronzet）所謂『大家正忙着爲革革的破壞和建設，那有閒工夫詠詩著文。』對於文學，雖沒有多大貢獻，然也有幾篇流傳千古的作品。

那時代的文學，大抵可分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派。

（1）反革命的文學。此派的作者，多係專制時代遺留下的文人詩家。他們存了很深的封建思想，對於革命，不特不表同情，且極力反對。對於革命黨人不妥協不姑息的態度，不特不稍贊成，且肆意譏罵。其中最著名的，爲詩人恩德沙尼耶（André Chenier）。

恩德沙尼耶生於千七百六十二年，幼好古典文學，崇拜希臘文化，醉心自由。革命初發生之時，亦曾投入旋渦。終因對於革命理論，不能澈底悟解，遂立於反動的地位，作反動的宣傳。千七百九十

四年三月七日被逮，七月二十五日便上了斷頭臺。他在獄中數月，留下許多詩篇，均是怨怒悲憤的文章。恩德沙尼耶的思想雖是反革命的，但他的性質確是很熱烈的。他的詩歌風格，也確是很雄暢簡潔的。

此外尚有政治家美夏波，伊述那 (Isard)，維宜奧 (Vergniaud)，皆長於雄辯。他們的言論，雖多反革命的，然亦引證宏富，風趣橫生，震動一時。

(2) 革命的文學。屈志說，『法國大革命把千餘年的貴族社會完全推翻，他又把舊思想制度完全消除。文學家的作品幾乎專注意於民衆運動，民衆的力量和知識亦日益擴充。從前貴族的文學，皆變爲民衆的文學，所以漸漸的脫離古典主義，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形勢。當時演說家的辯論文學，亦是文學界新產生的一種特色。』

此期間的革命的文學，大約可分三種。

(甲) 詩歌。那時候最有名的詩歌，自然是『馬賽耶斯』(Les Marseillais) 和出征歌(chant de depart)。

『馬賽耶斯』係胡之德霖(Rouget de Lisle)所作。當革命初起的時候，黨人表示大無畏的精神，正如詩家許峨(Victor Hugo)所謂『赤足露肘，容貌消瘦，荷槍負劍，東西奔走，重主義，輕生命，絕不顧前慮後，期在驅逐暴君，如殺猛獸。』然許多人以為要鼓勵羣衆的勇氣，不能不有慷慨激昂的軍歌。胡之德霖本係軍人，好吟詠，擅長音樂，盡一夕的努力，成歌六章，並自製譜。翌日，集親友數人，撫琴高唱，聞者皆掩目淚下，歌遂留傳於軍隊中。馬賽城的革命軍至巴黎時首先詠唱此歌，故後人遂名之為『馬賽耶斯』，其義即『馬賽城的』。法國第三次共和成立，便定『馬賽耶斯』為國歌。此歌六章均已譯為

中文了，歌中的辭意，雖帶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彩色，然多激烈悲壯的章句，有起懦振弱的魄力。

出征歌係馬希左瑟沙尼耶 (Marie Josphe Chenier) 的作品。馬希左瑟沙尼耶盡力革命，常著戲劇，歷敘君主的暴虐，和教會的橫行，以提醒民衆，使其覺悟。他在沙呂第十的劇本裏，當沙呂第十八場自敘時，曾有兩句名言，『我的寶座是用民衆的血塊所築成的，這都是我的祖宗們傳給我的無數罪惡啊！』

他的出征歌共有七章，軍士在外，與敵相遇，必且戰且歌，奮勇百倍平時，其感人之深，可以概見。今試逐譯，只求與原意不甚出入，辭采不及原詩萬一，還望讀者原諒。

## 一 人民的代表

戰神衝鋒歌聲揚，  
自由神已在前行，  
天南天北悲笳響，  
齊催壯士赴疆場。  
國之敵，唯君王，  
驕暴吮人血，  
聞此心彷徨。  
嗚嗟乎！民衆神聖俱前進，  
殘賊指日可滅亡。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 一一 母親

莫怕慈親眼淚滋，  
壯懷激烈勿傷悲，  
當爾提刀殺賊日，  
正是爾母欣歡時。  
我有淚，爲賊垂！  
爾命我付與，

今非爾所私。

嗚嗟乎！爾生歲月盡國有，  
向前猛進敢遲疑！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 三 兩老

我授壯士以鐵鑲！

君臨戰地莫相忘！

手中利劍殺強敵，  
劍插主奴鮮血旁。

敵摧滅，願始償，

帶回茅屋裏，

明德與創傷。

嗚嗟乎！殘賊何時驅逐盡，  
速來掩閉我目眶。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 四 童子

巴夏維那素心傾，  
其人雖逝功已成，  
賊壽縱長如一日，  
爲民戰死死猶生！  
慕君勇，氣崢嶸，  
願君魂與魄，  
領導我旂旌。  
嗚嗟乎！革命之徒是健者，  
爲奴爲隸乃孩嬰。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 五 婦人

行矣壯士莫淹留，  
應爲民衆爭自由，  
采花結環何鮮豔，  
待君歸來加君頭。  
齊奮鬪，勿悲愁，

戰死名勒石，  
千古亦不朽。

嗚嗟乎！吾口永歌君戰績，  
吾懷塊肉報君仇。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 六 閩女

我與英雄本同鄉，

至今未試嫁時妝，  
夙夜私懷暗禱祝，  
願將此身託情郎。  
郎勇進，何激昂？  
他日凱旋至，  
應入我門牆。  
嗚嗟乎！壯士向爲平等戰，  
血痕斑駁濺疆場。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 七 兵士

荷槍勇敢向前行，  
指天發誓鑒吾誠，  
回語弟兄與妻子，  
殘賊不死我不生。  
宇宙內，夜氣橫，  
肅清封建制，  
掃盡帝皇名。  
嗚嗟乎！應爲世界齊努力，  
求得自由與和平。



共和之神喚我起！

成敗存亡皆在此！

男兒生爲共和生！

捐軀亦爲共和死！

(乙) 散文。此時代的散文，多爲宣言及報章論說。中以人權宣言爲最重要。至於含深刻的革命性，而有驚心動魄的力量作品，當推『平等運動』派首領巴伯(Baiber)的文章。

巴伯生於千七百六十年，家貧，幼爲佃農，稍長，自求學問，與當代文人來往。千七百八十九年革命軍起，巴伯非常踴躍，著文演說，以廣宣傳。創『言論自由』報，嫌政府行政非澈底的革命，常爲文譏評，並集友朋從事『真正平等』的運動。設榜德恩俱樂部(club de

Pantheon)，暗中結社，共謀起事，以求社會革命的成功。加盟的約有二千餘人。他更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著文敘述社會上經濟不平等的現象。政府遂下令封閉榜德恩俱樂部。千七百九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巴伯和他的社友四十五人，皆被逮。政府開特別法庭審問，至五月二十五日案始結束，巴伯和他的同志達爾特(Darthe)，均經判定死罪，便於五月二十八日就義。巴伯臨刑前，曾致他的妻子一書，中有一段，意義嚴正，勇氣磅礴，閱之如見其人。

『你們不要以為我為主義而死，有何懊悔。雖我的努力奮鬥，無補於我所信的主義，然而我的責任已算盡了。我一向覺得要使大家得到公共的幸福，纔能夠使你們安樂。現在惡人強而有力，我只有讓他們罷。不過我如今這樣的死去，我的良心異常清明，何等愉快啊！』

現在更將巴伯的『平等運動』宣言，選譯數段於下，

『法蘭西的民衆！

你們做奴隸，已歷十五世紀了，也可以說，你們所受不平等的待遇，已歷十五世紀了！十年以來，你們在求獨立自由平等的空氣中，稍能呼吸。

平等，這是自然界第一的願望，也是人類第一的需要。

法蘭西的民衆！

你們和一切人們，都是一樣，在此不幸的世上，都是可憐的人類，只算做暴君的肥料，和貴族的玩具，隨時隨地他們用濫語柔言欺騙你們，但是你們始終得不到少許權利。

永遠如是，他們狡猾的告訴你們，人類是平等的。然而也永遠如是，人類還是不平等的……

我們起來，共求平等。我等生在世間，本應平等的，現在或存或亡，總要求得平等。我們不得到平等，只有死啊，我們快快的決定罷。

法蘭西的革命，只是革命的初步，將來尙有更宏遠和更嚴重的革命，那麼，也就是最後的革命……

法蘭西的民衆！

張開你的眼，打開你的心，我們努力罷，共同努力去求幸福罷，我們可以高喊疾呼，以來造成平等的共和國！』

（丙）演說。大革命期間法國文學界增加一種新體文學，稱爲政治的雄辯文學（Eloquence）。從前在帝王專制的時代，貴婦人多設客廳，以羅致文人名士。他們的談話和辯論，都取溫文的態度。迨革命軍起，爲應時勢的要求，在羣衆運動中，必需懇切激烈的言辭，以掀

動人民的情感。演說的體裁，因之而生。

當時雄辯家最著名的要算是東頓（Danton），此外，如胡伯卑耶（Robespierre），聖楮述（Saint Just）等皆係革命黨人，亦以演說見稱於世。

東頓爲山嶽黨的幾個領袖之一，性質剛強，意志堅決，對反對革命的行爲，極力制裁，不稍妥協，對黨中同志不正當的舉動，亦隨時批評，加以糾正。所以愛慕信服他的黨人，固然很多，恨怒誣讒他的政敵，倒也不少。他不贊成胡伯卑耶的屠殺，曾說道，『任意捕殺無辜的人民，不是革命本來的宗旨。』他的朋友們又發行雜誌，鼓吹這種主張，因此胡伯卑耶就斥他阻撓革命，交通王黨。千七百九十四年四月五日，乘他沒有防備的時候，將他捕送至革命裁判所，不等他申辯，即宣告死刑。但他努力革命，主持正義，他那種不屈於威武的精神，

神，是人人所佩服的。他曾對民衆說過『如欲戰勝外侮，歷服內難，總要大膽，更大膽，永遠大膽！』他每演說，聲洪壯如鐘，遠近皆聞，他嘗大呼道，

『當敵人正臨巴黎城下的時候，我對執政者說過，你們朝夕辯論，是無謂的，我只認得敵人，敵人到了，我們快快起來抵禦罷。你們不顧國家的危急，只知空談，我已聽得疲倦了。你們都是國家的叛徒，你們都是一樣的作惡，我決棄絕你們呢。我又對他們說過，我的聲譽，我早已不顧了。我只願國家的自由，依然存在，我雖被人詈罵，亦復何恨！他們若稱我爲飲血者，我也願做飲血者，飲血罷！如有必要之時，就飲人類的仇敵的血罷！努力啊！奮鬪啊！前進！前進，去求自由！』

## 四

法國大革命期簡的文學，雖無甚可觀，然而這時代的文學，確是專注重於喚起民衆，且都帶有革命性。大革命以前的文學，只供少數特殊階級的賞玩，到此，他們被革命的潮流所淹沒，文學便直接與普通社會發生關係，而平民亦有欣賞文學的趣味，這種狀況就是十九世紀初葉產生浪漫主義的先聲。

今譯屈志的批評一小段以作此文的結論。

『自革命發生後，專制政體既推翻，各種主義可以隨便討論，真算是「文學自由」的時期，吾人於此，知此次大革命影響於文學，確實偉大啊！』

## 下篇

（我於去年此日，曾草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一文，時在國內，參考書籍，既不充足，而著述時間，又甚匆促，遺漏的地方，自然很多。茲再略加陳述，以增補前篇的簡陋。）

現在此篇稍稍說明大革命影響於文學，和文學影響於大革命的概要。十八世紀的文學，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哲理的文學，可算是大革命運動的準備，也就是大革命運動的種子。然而大革命的成功，却大有益於法國文學的進步，而給法國文學以新材料。於此更可證明文學與



革命，確有密切的關係。

## 一 大革命前的文學家與革命

十八世紀的文學家和哲學家，究竟已否預測到革命的發生，那真不容易解答。然而在他們許多的著作家中，確有幾個已經猜着革命將起於最近的將來。千七百五十年，道德學家屠克羅 (Duclos 1704-1779) 說道：

『我覺得如今有一種「世界的公理」正在暗中醞釀發展，或者一般人將任其消滅，但也可以由教育指導，催促其進步。』

盧騷 (J.J. Rousseau 1712-1778) 以為在原始的自然的状态裏面，人類的平等，不易看出。在這個狀態裏面的人類，大都有道德，而且是慈良的，大家都在和平的局勢中生活，不知道什麼叫做私有物，不知

道什麼叫做戰勝品，不知道掠奪欺騙，也不知敬重鄙薄。到了隨後，有了社會，纔有爭鬪搶劫，因有爭鬪搶劫，纔用法律以制裁，纔作禮儀以掩飾，人類的天真，就隨着而完全喪失了。他在民約論中，已基於他自己理想的平等觀念，欲創設一種新社會。他的主張雖近於「烏托邦」，不易實現，然對於法國大革命，却有直接的影響。所有革命後的民主立憲的原則，和普通選舉的制度等，都本盧騷的意想創造。盧騷於千七百六十二年在愛米爾(Émile)一書裏，也說道：

『我們已近革命的世紀了，誰能夠告訴你，你將經過怎樣的  
事情麼？我則以爲帝制不能再持久了。』

服爾德(Voltaire 1694—1778)反對宗教的言論，在大革命前，已震動一時。他於千七百六十四年四月二日，給素維蘭侯爵(Marquis de Chauvelin)的信裏，曾說道：

『我所見的一切，都是播革命的種子。革命的產生，是不能免的。我恐怕沒有希望目見其實現。法蘭西人對於種種事情，都太落後，但還也追得上。這些光明，散布各處，遇着機會，便立刻放射。那個時候，真熱鬧呢。少年們，實在快樂，他們將見到許多大事。』

千七百六十五年四月五日，他給別的一個朋友，也以爲『大革命快從各方面發生了。』他不斷的以文學的才能，爲自由平等的提倡，使法國的舊宗教舊制度，根本動搖，替民主主義建築堅固的基礎。

十八世紀的文學家哲學家，固然不能確定大革命暴發的日期，但已從事爲大革命的運動與宣傳。大革命時的黨人，雖因忿怒獨夫的專制，受着經濟的壓迫，羣起反抗。而他們的行事，亦未必純依那些文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然而若沒有盧騷服爾德孟德斯鳩（Montesquieu）

輩，用力破壞舊道德，拚命傳布新主義，揭示王室的錯誤，共謀人民的解放，則何從造成一種空氣，使革命的運動，容易成熟。所以大革命時的黨人提議在服爾德的石像，註明『成見的推翻者』，在盧騷的石像，註明『自由的創造者』，并且把他們的遺體運送至『賢人墓』，舉行國葬的榮典。

## 一一 犧牲於大革命的文學家

大革命的期間，詩家文人反對革命而被放逐囚殺的，爲數很多。就是贊成革命，努力革命，因與山嶽黨的領袖，意見不洽，而被誣陷刑戮的，却亦不少。此種事勢，有時是迫於不得已，但也是很可嘆惜的。這些爲大革命而犧牲的文學家中，聲望最隆，死狀最慘的，有恩德沙尼耶（André Chénier），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屠穆蘭（Camille

Dumoulin)等。

恩德沙尼耶以千七百六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生於土耳其京城，父爲駐土領事，母係希臘人，所以他的天性，絕近乎希臘古代的文藝，他的才調，也彷彿希臘古代詩人。千七百六十八年回法，入中學讀書，好學嗜詩。革命時，赴倫敦，爲法國公使館的隨員。千七百九十年又回法，加入『憲友會』，醉心自由，歌頌革命。但不滿意山嶽黨的激烈舉動，著文批評，卒被逮捕，時爲千七百九十四年三月七日，在獄四月餘而被殺。

十八世紀末的文人，都以爲詩歌宜於提倡道德，宜於談論哲理，不可參以情感，不可描寫自然。所以那時代的作品，多枯澀無味，使人讀而厭倦。獨恩德沙尼耶有『心是詩人』和『我願我的著作是愛情，快樂，溫柔的律書』的主張。他酷愛自然，每任情之所至，而發

爲詩。他在『被囚的幼女』一篇裏的末節，曾說道，『我死了，日尙未沈黑，我已淹逝了，我如玫瑰花一般，正將開展，忽已凋謝了。』他具猛進不屈的精神，遇窮困而不怨，處艱境而坦然，他在『短詩』中曾吟道：

『嗟嗟此片地，慎莫耕耘遲，

竟忘己身苦，努力無息時。

炎陽紅若火，播種種繁滋，

蒼生得一飽，任我死於饑。』

總之，恩德沙尼耶可算是大革命期間最有價值的詩人，可惜盛年有爲，遇難而死，未能發展他的天才。所存的詩稿，多零篇斷簡，殊少完璧。然而他的作品，謹守紀律，意思深沈，嚴整而飄逸，清麗而醇厚，他是古典主義的殿軍，也是浪漫主義的前驅。

羅蘭夫人是革命黨人羅蘭的妻，名蔓麗如珊腓里朋 (Marie-Jeanne Philipon)，生於千七百五十四年。年二十六歲嫁於羅蘭。千七百九十二年，羅蘭任內務部部長職，一切國家大事，皆與她共同處理。她幼極聰慧，嗜讀盧騷的遺著，酷好自由的學說。在里昂，曾充『里昂通訊』的編輯員。在巴黎，則設沙龍 (Salon) 接待革命黨人，討論政治。她不贊成山嶽黨的暴政，時加譏刺。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二日被捕入獄，十二月八日上斷頭臺。她的丈夫聞她遇害，自戕以殉。羅蘭夫人在獄中著文讀書，閒靜如無事。嘗致函於她的女兒說：『人生總有一死，死何所懼，我在此日夕祈禱，以求速死。我只望你勉力於學問，以繼我未了的志願，那麼，我就死去，也可以安慰呢。』她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曾給她的友人蒲左 (Benoit) 一封信道：

『……至於我呢，我自知肅然靜候公理的時代的復現，或受

暴政的最後的虐待，使我的行爲，予後人以模範。我所恐懼的，就是你想冒險救我。我的朋友呵，你能夠救國，即所以慰我。我不願你爲我而不去救國。我若知道你努力爲祖國而奮鬥，那麼我雖死，亦無遺憾。死亡呵，煩悶呵，苦痛呵，我絕無所怕，我絕不迴避。我的朋友呵，我可以對你說罷，我生存到最後的片刻，也不會有彷徨憂懼的情狀……

……我在此中，如居家裏，如投旅舍一般。我若非恐怕引起人們的奇駭，我將把樂器帶來，靜坐而彈。我處此咫尺的囚室，在鐵窗鋼柵的後面，我的思想，依然不失其自由。我追憶我所最親愛的人事，我的良心，異常安樂。我的政敵，雖能壓迫我，然而他們沒有這種安樂的良心呢……那般暴人儘管壓迫我，若想屈服我麼，萬萬，萬萬沒有這回事……」



羅蘭夫人就刑時，不改常度，見同列的男囚，多戰慄面無人色，心甚哀憐。向例男女同時處死罪，女必先受刑，因恐她的體質弱，不勝憂懼。羅蘭夫人獨請求監斬官，任其他各男囚先登斷頭臺。及諸人先後斬竟，她便從容涉級而上，向斷頭臺而長歎道：『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爾而行呵！』

屠穆南名嘉密爾(Castille)，生於千七百六十年。醉心革命，專以新聞紙爲宣傳。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領導民衆而起暴動，劫巴斯狄獄，圍凡爾賽宮，爲大革命的先鋒。屠穆南曾代表巴黎城出席於議院，後任東頓的祕書，鞠躬盡瘁。助革命黨的領袖，處理庶政，不避艱難，不畏危險，既不求虛榮，亦不計毀譽，日夕勞苦，終無怨言。後任司法部部長職，因反對胡伯卑耶的殘暴，卒致被捕，與他生平所最信仰所最敬服的東頓，同時受刑。他於千七百九十四年四月一

日，曾有『給我的妻』一函，悲涼沈痛，情文兼至，誠可稱為大革命期間的文學的名作。他的妻呂絲，於他死後八日，亦因犯營救丈夫的嫌疑而被殺。

『安靜的睡眠，暫時停止我的苦楚。在寢寐中，我纔覺得身心自由，纔沒有拘囚的感想，上天曾經可憐我呢！只有片刻，我於夢中見着你。我於夢中，見着你，奧夏述，和你的母親達洪黎，她正在我們的家裏。我和你們循環接吻。但是我們的小孩子盲了一目，睫間僅餘白點。我遇此意外之事，心中異常悲愁，痛極而醒，依然在於囚室。窗外的天色漸已微明了。呵，我的呂絲，我不能夠再親你的容顏了，我也不能夠再聽你們的聲音了。在那時候，你與你的母親正和我談話。至於奧夏述呢，他竟忘記他的苦痛，而輕呼爸爸，爸

爸。我只好起來，臨空對你絮語，并作書以慰你。然而打開我的小窗，孤獨的情境與乎鐵柵獄戶使我和你隔絕不能相會的想念，種種悲感，潮上心坎，竟戰勝我的靈魂的剛氣。我的淚珠，點滴而下，也可以說我在我的墳墓裏飲泣而哀號：「呂絲，呂絲，呵，我親愛的呂絲！」

我在室中，發現一縫隙，我側耳而聽，有呻吟的音響。我偶說幾句話，病人就問我的姓名。我既以之告他後，他即臥而微語：「我的上帝呵！我是服浮德公丁，爲什麼你也進來麼？反革命已經成功了麼？」我們不敢多談，爲恐這種微末的安慰引起人們的報復，又恐爲邏卒所聞，把我們隔開，而加更嚴緊的監視……

正於此時，革命法庭的委員們剛來審問我。他們問我曾否

陰謀推翻民主政體，這是何等的侮辱！純粹盡忠於民主政體的黨人和我一般，可以如此欺凌麼？我知道我的命運了。再見罷，我的呂絲，我最親愛的呂絲。我的呂絲，你替我向我父親告別罷！你作書與他，你只算我是人類中最無禮忘恩的人罷了！你曉得我的憂慮是有所由來的。你更曉得我的預測，向來是真確的。我最後的片時，必不辱及你身。我本生着要使你幸福，要使你的母親，我的父親，和我們的心愛的親友，團聚而成人間的天堂。我曾作「聖卑耶教士的幻夢」，我曾想建一民主國，建一人人所愛戀的民主國。我真猜不到人類是這樣不公平的，和這樣殘忍的。那些同志們先行攻擊我，我總著論辯駁。那知道文字的談諧，竟淹沒我的如許工作。我實在爲此滑稽的文辭而被害，也爲與可憐的

東頓的深交而被害……

你應爲我的奧夏述而生，你常常對他說我的生平。我不能再和他接吻了，我不能再和他嬉戲了。從前他見我往議院去，他就大哭。他將不會記憶着我了。唉，我親愛的呂絲，我舊時每每對你說，我們不如居一荒僻窮困的茅舍，旦夕相處，你想想看，我有道理麼？

我雖受着苦痛，我仍相信冥冥中有上帝存在。我的赤血滌淨我的過錯，滌淨人類的懦弱。至於我的盛德，我的愛國心，上帝總會酬報我呢。我將在天國等候你。呵，呂絲，呵，亞烈狄。我素多感而好仁，死神使我不再目見世間許多的罪惡，難道是一樁大不幸的事麼？再見罷，我的呂絲。再見罷，我的扶助者。再見罷，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的塵世

的天神。我所留下與你的，有無數的良友，他們都是具懿德愛人類的賢者。呂絲呵，我的呂絲呵。再見罷，奧夏述，亞烈狄，亞丁呂。你向你的父親，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家族，代我告別罷！我見着我生的邊岸，漸漸的遠了。我還見着呂絲，我還見着她。我的親愛，是的，你是這裏呢。我被綁住的兩手，依然握你而吻。我的心依然爲你而跳動。我的頭顱，離開我的軀體的時候，依然微展將死的雙眼而望你。』

此外尚有無數黨人，如巴爾那維 (Barnave)，維宜奧 (Vergniaud)，畢曠 (Brissot)，駿蘇黎 (Gensonné)，東頓 (Danton)，胡伯卑耶 (Robespierre)，聖楮述 (Saint Just)，巴爾巴胡 (Barbaroux) 等，其中有以長於演說，見稱於世的，有以編輯新聞紙而著名的，茲或於下段道及，或

則略而不述。

### 三 政治的雄辯文學

政治的雄辯文學與新聞事業，都是大革命期間，法國文學界新產生的兩種文學。

十八世紀缺乏宗教的演說家，但因革命的暴裂，許多黨人從事民衆運動，率以演說見長，而政治的雄辯文學家之在於國會的尤衆，夏多布里痕(Chateaubriand)所謂『政治的雄辯文學，乃革命之果，自然發達，不用栽培呢。』

此時演說家輩出，其中本係貴族而同情於民主主義的，有美夏博(Mirabeau)，至於溫和派的志蘊丹黨，則有維宜奧(Vergniaud)，激烈派的山嶽黨，則有東頓與胡伯卑耶。

美夏博伯爵，姓氏爲加靡嬰奧羅黑希克底 (Gabriel-Honoré de Riquet)。生於千七百四十九年。性極強暴。少年時好客任俠，世人稱之爲民友。與父意見不洽，被囚於孤島及荒宮，前後計數次。既出獄，受路易十六任命爲貴族院院員。千七百八十九年，他作文章多表同情於共和思想，卒被革逐。法國南省卽舉他爲議員。他在國會，好演說，辯論激昂，旁若無人。他雖贊成民主主義，然終不忘王室，漸有君主立憲的主張，大失人心。但是他的德行剛正，才能超絕，所以他於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二日逝世的時候，國會尙議決國葬。至今法國各大城皆有美夏博的銅像，昂然巍立，出沒雲際呢。

美夏博既代表南省爲議員，貴族與教會羣起而攻擊他。他處之泰然，絕不憂懼。并於千七百八十九年二月三日，向衆演說，表示態度，言辭極爲激烈。此篇演說詞的末段曾道：



『至於我呢，你們的誣蔑詈罵，終不移變我的決心，我從前曾是主張公共自由主張立憲的一人，我如今仍是主張公共自由主張立憲的一人，我直至進到墳墓的時期，依然是主張公共自由主張立憲的一人，我寧可爲民衆的朋友，不願做貴族的代表，打倒特殊階級，特殊階級是要滅亡的，民衆是永遠存在的；；』

美夏博既倡君主立憲之說，民主黨人恨之刺骨，著文宣布他的罪狀。千七百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國會被人檢舉，乃答覆道：

『前幾日，一般人敬崇我，尊重我，幾乎要拍我而游行。如今則在街市狂呼，說我叛黨……這種的毀譽，我絕不以爲意。但是一個人爲道理而奮鬥，爲祖國而奮鬥，并不容易屈服於人。我不計目前的是非，亦不計一日的榮辱，只等候後世的』

公評罷了……』

維宜奧以千七百五十九年生於里姆城(Limoges)，在波爾鐸(Bouffé)爲律師。後被舉爲議員，極力反對王室，主張處路易十六以死刑。但他也不贊成山嶽黨的殘殺無厭，屢屢爲文譏刺胡伯卑耶等，卒被逮捕，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斷頭臺，志蘊丹黨亦同被解散。

維宜奧具雄辯的奇才，有愛國的熱誠，革命後，在國會中每次歐洲列強進兵圍攻法國，他必奔走演說，激動人心。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普奧聯軍侵略法境，長驅直入，迫近巴黎，全城震動，他急向民衆狂呼道：

『……民衆，當敵人前進的時候，若有一人在領導你們握劍驅敵以前，而號召你們去殘殺弱女子，和徒手的平民，那個人

就是你們的榮譽的敵人，也就是你們的幸福的人。他是想欺騙你們，使你們失敗呢。反之，若有一人指着普魯士人的心，使你們打擊，憑着你們的勇敢，按照正常的方法，去求勝利，那個人就是你們的榮譽的朋友，也就是你們的幸福的朋友。他是要營救你們，保護你們呢。民衆，跟隨你們的朋友，反抗那些叛徒罷……

咳，正當你們的弟兄，你們的同胞，離家庭，棄妻子，英武勇猛，直赴戰場的時候，你們還可以偷生求活，雌伏不動麼？你們還可以安居窗下，靜候消息麼？咳，不要如此柔弱呵，不要如此無恥呵，齊赴戰場罷！民衆，齊赴戰場罷！……」

東頓係生於千七百五十九年，初爲律師，從事革命運動，多所計畫，不避危難。革命後爲司法部部長，及國會議員。當法國全境危急

之時，他曾拚死命去抵禦強敵。當共和政體動搖之際，他也曾拚死命去裁判王黨。卒因反對胡伯卑耶的殘殺而被戮。

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普魯士軍進圍維爾丹城（Verdun），力攻不下，翌日，東頓在議院演說道：

『你們知道維爾丹尚未落在敵人的手中。你們知道我們的軍隊已經發誓，誰敢先自降敵的，就共起而殺他。一部份的民衆，將向邊境前進而禦敵。一部份的民衆，將開掘壕溝，以備長期的防衛。更有一部份的民衆，則持長矛以維持城中的秩序……我們同心協力，以禦外侮罷！誰敢躲避的，誰不把兵器送出的，應該處以死刑……』

山嶽黨的首領，而好屠戮敵黨，與乎無辜的平民的，為胡伯卑耶。他生於千七百五十九年。以律師被選為國會議員，攻擊路易十

六，反對君主專制，不遺餘力。革命後，爲治安會會員，掌握政權，排斥異己，不特對王黨殘殺無厭，就是革命的同志，凡不附和他的，亦必加以誅戮。直至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他被一般黨人推倒而捕殺之後，『恐怖時代』始告結束。

胡伯卑耶好文學，善演說。他的演說辭雖乏想像，而少神采的興趣，然皆先事修飾，多慘淡經營的傑作。千七百九十四年五月七日，他爲『國節』(Fêtes Nationales)的開始慶祝，特向國會演說道：

『集合民衆，便可使之更趨於善良的境地。民衆集合，大家必互相認識，互相親愛。民衆集合，予以政治的或道德的原由，則好善的思想，必於無形之間，印入人人的心坎。因爲民衆絕不會相聚而不相樂相親的。』

人爲天然界最偉烈的物體。人的集合，便爲天然界最宏麗

的奇觀……法國的民衆，需要集合。這種集合，莫妙於舉行的國節。國節就是博愛主義的聯合線，就是種族蕃殖的大方法。在一國有全國的節日，以便舉國的民衆，共同慶祝。在一城，有特別的節日，以便休息的時期，共同慶祝。如此，人人可以時時集合，共享人生的樂趣，共獲自由的愉快，共表愛國的情感，共知法律的尊嚴。橫行無道的暴君，禍國殃民的殘賊，皆於此日，受民衆的詛罵，受民衆的貶罰。爲人道主義而犧牲的英雄，爲爭自由殺身的先烈，亦皆於此日，受民衆的表揚，受民衆的紀念……」

#### 四 新事業

大革命以前的新聞，只有雜誌，并無日刊。如法蘭西報(La Gazette

de France)，是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如麥居爾報 (Le Mercure)，是每月出版一次的。至於內容，多關於宗教的辯論，與文藝的批評，直至大革命後，君主專制的政體，已經推翻，言論出版的自由，已經得到，政治的日報，開始創辦，逐日發達。大抵可分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兩種。而革命的日刊，又有山嶽黨的與志蘊丹黨的兩種。志蘊丹黨既被解散，志蘊黨人既被捕殺，他們的報章，亦先後停刊。至於山嶽黨的報章，復有擁護胡伯卑耶，與擁護東頓兩派。

當時的新聞記者，最負時望，而最深於文學的，應推屠穆南。他日處恐怖時代的巴黎，目見胡伯卑耶的殘暴，雖無辜的小吏，懦弱的婦孺，亦不免於死刑，心殊不忍，便於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他所主持的日刊，著文主張組織『特赦委員會』，對於法庭所拘捕的嫌疑犯以爲宜加以審問，罪重的，纔可按法懲治，罪輕的，亦

當赦免，無罪的，即行放歸。他有一篇很沈痛的宣言說道：

『……呵，自由呵，自由就是幸福，就是道理，就是平等，就是公義。你們要我認識她麼？你們要我為她而屈膝麼？你們要我為她而流血麼？請你們把監牢的鐵門打開，請你們把二十萬的嫌疑犯放出……你們不要以為這種行動，有礙共和的成功。這種行動，正是革命的手段。你們以為用斷頭臺可以滅絕你們的敵人麼？咳，你們錯了！你們殺一個嫌疑犯，就同時加增十個敵人呢。王黨的健卒壯丁，都已逃避，這些孤兒寡婦，廢疾病夫，都不值得你們的暴怒而受殺戮的……有人以為恐怖時代，是目前的主要務。我以為稍存慈悲的念頭，舉行特赦，實可使自由的思想，日益鞏固，歐洲的列強，迅速驅逐……』



美芻黎 (Michelet) 在法國革命史中，曾言『屠穆南此報出版的那一天，人人購閱，售賣此報的書店，被民衆所圍，爭先購買，竟有人出數十倍的價值，始搶得一份，有讀後而歡呼的，有讀後而流淚的，屠穆南的文字，感人之深，於此可見！』

大革命時新產生的兩種文體，如政治的雄辯文學，及新聞的論說，均曾放過異彩，至於戲劇與詩歌，則沒有什麼傑作。

當時的戲劇，在著名的作品中，贊成革命的爲馬希沙 (Sylvain Maréchal) 的『國王的最後審判』 (Judgment dernier des rois)。此劇係述世界上的無數國王，經人民的最後審判，皆流於荒島。表演後，甚得革命黨人的歡迎。反對革命的，爲拉伊亞 (Jean-Louis Laya) 的『法律之友』 (L'ami des lois)。此劇係述恐怖時代的暴政，與表示擁護國王的熱心。

表演後，頗得貴族王黨的讚賞。

至於詩歌，除『馬賽耶斯』與『出征歌』外，無甚可以留存後世的。但無名的詩人，與鄉間的歌者，曾製成許多短歌小曲，含濃烈的意思，可以引起平民的勇氣，而使他們追隨革命的潮流。然而辭句粗俗，音節簡陋，故不復紀述了。

一九二八，七，十四。



法國文學叢談

改正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上海哈同路嚶嚶書屋發行

